

刊叢學文

集羅陀曼

塵白陳

社版出活生化文

曼陀羅集

陳白塵

題記

有種花，據說是生長在牢獄的屠場隙地上，專靠着吸取死囚的白骨和鮮血來培植它的生命的，叫做曼陀羅。

這里四篇東西是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五年中習作的一部。如今翻來看看，連自己也覺臉紅。但爲了這四篇東西都是靠了一些人的白骨和鮮血而生長出來的，所以至今也不忍丟棄。

編這集子的時候，自己正害着一種烈性傳染病，遭受着隔離醫治，什麼都不便當。——甚至連原稿自己都不能過一過口。因此原想編進來的另兩篇同類的東西都未能收入，遂使這集子的內容更加貧弱了。

目錄

父子倆.....一

解決.....六五

春.....一〇一

暮.....一五七

父子倆

—

是大暑天裏。

太陽斜了西，還火龍似的噴着火焰；朝西的牆上燒餅爐子般燙手，人都擁在西邊「丙字號」的門口。

小黑子和他瞎子爹却遠離着那堆人蹲在燒餅爐的邊上。

「丙字號」門口擺張矮桌子，邊上圍坐着幾個「龍頭」龍頭後面圍了一圈掌扇的小伙計，四把芭蕉扇蝴蝶兒翅膀似的在搧。桌子兩邊南到「戊字號」北到鐵門那兒盡蹲滿了人，黃臘臘的太陽從他們頭頂上撲到朝西「辛字號」跟「癸

字號」那一座灰白牆上，一頭撲上去就帶着一陣噎死人的熱氣撞了回來。蹲在那兒的人們就乾了水的魚似的張開嘴，大聲喘着氣。芭蕉扇到處飛舞，麥田裏飛滿了蝴蝶兒似的，人們就像麥杆兒。

說話的人像病了，低低的，含糊的，聽不清楚；聽清楚的是大一聲小一聲的歎氣和——

——姐……

——×媽的！

——熱死了！

一些咒罵，還有龍頭們從茶杯口噴出的笑。

瞎子同小黑子遠離着人們，爲的誰都比瞎子要高一層，便沒人理睬他；小黑子是他的兒，儘管這孩子不討人厭，可是這當兒誰都同熱天在拚命，現在還沒到他的時候，便只有依靠着他爹。

燒餅爐似的牆緊靠着他倆，他倆就是被烤的燒餅。瞎子手裏沒有扇子，——媽的，提起扇子瞎子得哭。月初頭看守劉先生發給他父子倆一把扇子，當時還想替小黑子再要一把的，却挨了一個巴掌和一頓臭罵。『媽的！給你一把還有他的個個像你帶兒子坐牢，那我們大牢要漲破啦！』氣得劉先生幾乎連一把都不肯給。後來還是小黑子乖巧，連玩帶笑地要下一把來；可是沒過了三天却鬼攝去似的不見了。——他只用一塊破手巾在揮着，揮不出一絲風來，却揮得更起勁。汗粒子像黃豆往下滾，滾過他眉毛，滾過他濡了的眼睛，兩眼一霎，用手巾在眼上一抹，便更起勁地揮他的手。小黑子一把奪過手巾，替他抹去額頭上汗，也抹了自己的。

瞎子想起了芭蕉便難過。『媽的！都是你！好好一把芭蕉不見了！』越想越難過，摸到小黑子便一巴掌。

小黑子閃到他爹摸不到他的地方淌着眼淚，披了嘴想哭；一想到哭也沒有什麼用，便氣鼓鼓地想道：『看你打！看你打！』

哭也不聽哭，瞎子心一頓，倒更難過了。噎着聲音叫，『黑子！來！』

小黑子聽慣了這聲音，走攏一步；瞎子摸到他，拖到面前也替他抹抹汗，抹過了再用手巾替他搨。

像一匹瀑布瀉下似的，吹過一陣涼風。院子裏許多人尖聲叫了起來。蹲着的人有的跳起來了，『鋼唧唧』一陣鏢響，小黑子吃了一驚。

蹲着的人慢慢都起來了，大家在這小院子裏竄來竄去；可是擠不開，人挨着人，肩膀挨着肩膀，蹲在地下的小黑子從大人的腿檔裏望過去，便想起毛廁裏鑽糞的蛆蟲。

人們的喉嚨跟着向晚的風高了，這里一陣哄笑，那兒一陣狂叫，還夾着鏢鏈子響。

靠鐵門那里，幾個老鄉在「打老冤。」●那胖子，長着一臉蒼黃而浮腫的肉，的傢伙，背臉伸手給人連打了七八下還沒猜到是誰，打的人更起勁，看的人更大聲笑。

了。

小竊盜吳小二子從人縫裏偷了一巴掌，却掉臉跟別人去談話。胖子轉身又猜錯了，便急紅了臉罵：

『姐！誰個雜種孩子打偷拳！』

一個海州大麻子咧開着黃牙板的嘴笑道：『入姑娘的！一雞巴戳到大腿上

——錯了！』

大家更狂笑了。

胖子再轉過身，吳小二子沒等他站定便又偷了一巴掌，大家又故意朝前一擁，胖子給攪昏了。

● 這是大半裏遊戲之一：一人伸手腰間，讓他後面的人打他，而猜打者是誰。人多不易猜，被打者

有連猜數十次而不中者，故名「老冤」。

「奶奶雄……攤啥哎？」指着大麻子說：「力一么……別裝啦！還當我不知道嗎？……」

大麻子故意上前一步：「什麼尸丫？」

「就是你個舅子！」

哄的笑了，大家叫着：「轉過去！」

小黑子遠遠地站着，也笑了。

「小黑子……」瞎子叫：等他答應了，便低聲地：「去看看，弄一兩個來……」

「唔……」答應着，便挪開兩條小腿，從人縫裏鑽過去。

到那兒弄去呢？小黑子一步挪一步地打着主意，防着人家的大腿，和大腿上的鐵鏈子。

鑽到龍頭們桌子的旁邊，一羣人又擋着他的去路，他站住了。

「蘇武牧羊！」像是總龍頭老朱的聲音。

這可好玩啦！好久不看見這玩意啦！以前還是在庚字號裏看過的，自從搬到「癸字號」裏，這兒盡是跛癱瞎癩的病鬼，沒人「開公事」，連「吃大餅」都看不見，別說「蘇武牧羊」了！今天又是在院子裏，比「收封」後更好玩兒啦！

在人的膀子下一鑽，剛巧前面的人也向後退，這便什麼都瞧見了：

那叫朱先生的總龍頭正一手端着茶杯一手夾着香煙坐在那兒。嘴笑得瓢似的，眯着個一條縫的眼，一身肥肉只活顫顫地抖，兩隻奶子女人也似的掛着，中間一簇黃黑色的毛。他正叫着：

『收一個羊一枝「金字塔」不來拉倒！』底下又用他那南京人的捲舌頭加一個尾子：『入媽的！』

● 牢裏老犯人向新犯人敲詐錢財謂之「開公事」。

● 「吃大餅」是「開公事」中對新犯人的一種刑罰：以大馬桶的蓋子套在頭上。

就像戲台底下的怪叫似的：『好！』桌子周圍的人都叫了。

龍頭們對面站着一個鴉片鬼子，是這大牢裏小黑子認爲頂討厭的傢伙：一個塗着鍋底灰的臉，配上兩隻又深又小的眼珠子和一個時常拖着鼻涕的大鼻子，底下嘻開一張焦黑的嘴。平常就駝着的一個背，今天灣得快摺起來啦，兩隻手按住了褲襠，哭似地笑着，『朱二爹爹，算了罷！』可是瞧他的形兒口水就淌下快了，可還硬着嘴：『我不吸這倒頭烟！』

『入媽的什麼？』龍頭拍着桌子故意沉下臉：『揍！』

吆喝了一聲，圍在他身後的人們便七手八腳地動起手了。打老冤的人也擁過來，海州人乘鴉片鬼子手被拉住了，一把褪下他的褲子，哄的大家又叫起來。

『拿繩子！』吳小二子一竄跑開了。

海州人用手指頭在鴉片鬼的腿襠裏一敲，『點頭！』

總龍頭的眼眯得更細，喝進嘴的一口茶噴了一胸脯子。一邊含糊地笑道：『扣

起來！扣起來！

人都擁過來，圍了兩個圈子。汗臭同澡堂裏熱氣樣噴過來。

總龍頭一掉頭，罵聲：『搨吵！』

圈子後頭鑽進人來，『繩子！繩子！』

圈子散了又圓起來，鴉片鬼子殺豬似的叫喊，可是已給吳小二子的活扣子套上了。繩頭子一抖，大家就笑得更高，更響。

『站開！』總龍頭跳起來，一把奪過繩子，『走！』

人圈子讓開一條巷子，總龍頭牽着繩子向鐵門走去。鴉片鬼護痛地按着腿襠，一邊走一邊叫喊：

『好了，好了！』

總龍頭擺開步子像戲台上的台步似的一搖二擺地直向前走，一理也不理他。後面跟着一大隊人笑着叫着，海州人還踢着他的屁股，噙着嘴：『小入哥哥去丫吸

「呂宋煙」啦！」

小黑子跟着走，還沒到鐵門邊，總龍頭已經一縱身回了頭。人們趕忙又讓開路，連那打過他爹的劉看守也閃在一旁陪着大家笑，總龍頭還給繩頭子送到他嘴邊

「老劉，弄一隻吃吃！」

小黑子正擋了他的路，「走開！」

小黑子氣憤憤地站在一邊，在肚裏罵着：「不要臉！混香煙！」可是自己在幹嗎的？的回頭看見倚在牆角的爹，腳下一頓，又跟着大家走了。並且還大聲地叫着笑着，想叫別人知道他。

總龍頭來回走了幾趟，人的浪頭也就擁過來，擁過去，笑聲到處隨着他。橫穿天井的電線上的兩隻麻雀兒驚飛了，空自在抖着的電線清脆地響了一下。

大家笑倦了，總龍頭回坐到桌子邊來。鴉片鬼子跪下似的蹲在面前。「朱二爹

『爹，好賞煙啦！』

總龍頭眯起了眼，左腿敲在右腿上，抖着。『煙！』他喝口茶，『入媽的！』睜大了眼，『還要煙嗎？』

鴉片鬼子嘻開嘴，『朱二爹爹有賞有罰……』

海州人先賞了他一屁股，『入姑娘去丫，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丫……』

老鄉那胖子嘴一披，『雄攘子可不是人揍出來的！』

總龍頭打煙盒裏抽出一枝煙，夾在指頭裏。『來！』鴉片鬼子走上去一步，『站直了！』順手對腿檔就是一巴掌。『媽的，還好吃吧？』

他一聲狂叫還沒出聲，先把香煙搶到手裏，便長歎一聲：『哎呀！我的天啦！這真是性命換的！』一手在解繩子，可已經被人圍住了。

『我吸一口！』

『我只抽一口！』

『我替你點火！』

『媽的，性命換來去丫！』

可是沒人管這些，鴉片鬼子終於被人擁走了。

桌子旁邊可清楚些了。

總龍頭嘴還笑得瓢似的，腿還抖着，連小肚子都動了。小伙計打着扇，從嘴裏噴出的煙不等停留就揚散了，總龍頭斜眼看着桌對面的那庚字號的龍頭老王，低聲問道：『你知道不——大老板的事。』

老王的眼一瞟，『麼事啊？』他是湖南人。

老朱彈了煙頭上灰，『獄官要換了！』

小黑子不耐煩了，挨到老朱的身旁伸出手，『朱先生……』

『入媽的！』他的大舌頭罵着：『小婊姪兒你也來啦！』

海州人張開黃牙床蹲下來逗着小黑子：『入媽的！小黑子！你媽偷人嗎！』

他對準海州人一口呸，『呸！』

什麼叫『偷人？』這又是罵人的！這傢伙討厭透了，專門問人家這句話！『你纔偷人哩！』他想。看着黃牙板就躲開臉。

『說呀！』老朱也問了：『你媽偷哪個？』

小黑子走到桌旁並不回答，同每天一樣地先做了一個手勢，拿開架子就演他的拳。

『今天不看打拳！』老朱叫：『打拳也沒有煙！』

小黑子怔住了。

『你說，你媽偷人嗎？——我給你煙。』

也對老朱啐一口嗎？小黑子雖小可也知道他是個總龍頭，——這可玩不得。煙

又在他手裏。可是怎麼呢？回頭望望倚在牆角那兒他的爹，便搖了頭，『我不來。』

老朱把臉一掉，『不來，沒煙！』

海州人轉灣子，說：『好，說吧。給你煙。』

小黑子還閉着嘴。

什麼玩意呀？以前每天靠這一手拳就可以混上一兩個煙頭子的，爲什麼不行了？媽偷人有他什麼相干？——啊，媽，媽上那兒去了？媽呢？……

小小的心上給帶子勒了似的緊着，緊出一股水來朝眼眶裏跑。

『不說滾過去』總龍頭生氣了：『裝你媽的腔哩！』

抬頭看那煙頭子沒多長了，再看他的爹，他爹給一個人擋住了。——那是誰？胡先生對了，正是胡先生。

『入嘴子的』海州人罵：『說不說？』

小黑子還沒答應，海州人提起他鐐鍊子就抖，『鋼啣啣』一陣響，嚇得小黑子直叫。

『說呀！』不知誰在叫。

人又圍了一個圈子，四面都笑了。

小黑子想哭，可還記住香煙頭子。老朱又把它擺在面前，這可逗出火來啦。冷不防，搶了煙頭子就跑，小黑子像上了天。

大舌頭罵聲『入媽的』早揪住他了。『說！放你！』

他想放賴，老朱可不放鬆。『說！——你媽偷人嗎？』

又急又氣的孩子，想罵一句，便叫了『偷你！』

哈的一聲都笑了，全院子都笑了。小黑子乘勢脫了手，跑到他爹面前，煙頭還燃着，就塞進爹的嘴裏。

通的一聲開了鐵門，『收封啦！』

人就分做幾股朝號子裏湧，鏢鍊全響了，小黑子躲在一邊。看人快全進號子了，纔扶起他爹，『爹，進去吧，收封啦！』

轉了身這纔看見胡先生還站在這兒。

胡先生遞給他一支烟，『小黑子，給你爹吸！』

瞎子霎霎眼尋着聲音說：『哦，先生，多謝你！』

小黑子接過煙，想說一句什麼話，可說不出，便擠進號子了。在號子門口，一陣又臭又濕的熱氣像狂風似的向他倆身上一撲，瞎子站住了，半響才又走進這「癸字號」。

二

抽着這隻煙頭子的瞎子心裏可不是個味兒。

這「癸字號」的臭氣不用說：那七個病人各有各的一股臭氣，癩肚的糞臭，痔瘡的濃血臭，害肺病的尿屎臭，癩皮的腥臭，再加上各人的汗臭，還有這地下來的潮濕臭合成一股濃密的氣息，被朝西的牆壁上透過的熱氣蒸透了，就如一陣熱風在

這黑黢黢的小號子裏撞來撞去，病倒的人倒不管了，這幾個沒病的殘廢者可只有張嘴喘氣的份兒。靠緊瞎子睡的馬得標，那斷了條腿的傢伙，給壞腿朝上側了身子，靠在蒲柱上，翹了頭，想吸點從小門吹進的風似的伸長了頸子；對面的小魯，是個沒病沒害的小子，只因爲太窮太憐也，被人趕進這專住病人的一癸字號。平常他是罵聲不絕地罵主任，罵看守，有時還放低了聲罵龍頭的，今天可也只有罵罵這倒楣的天氣就算了：給一把破扇子在拚命地搨，一聲不響了。瞎子，他忍受着這些熱氣，用平常鎮靜的功夫坐在角落上，不住地霎眼。小黑子叫了他一聲都沒聽見。

漸漸地連熱氣都忘了，他只霎着那癩了的眼。

霎着眼，他彷彿能看一個女人的身影——對了，這就是小黑子的媽，他的老婆。是呀，他也是老婆的。

他儘管說不出老婆的美醜，只聽聽別人的口風也就夠啦。『可惜這末漂亮的人嫁給瞎子！』別人氣不憤嗎，這可活該！這是瞎子的福氣，老婆又好，瞎子對她更好，

這還有什麼說的！他們還生了孩子，——這小黑子夠多聰明，人家在空地上打拳，他看了兩天也就學會啦！一張嘴又靈巧，三歲時候什麼都會說，白天，老婆——他的媽到城外紗廠做工去，伴着這瞎子的就是他，他會給爹捶背，拿東拿西，還會告訴他爹：『這是門！』或者是『爹，餓嗎？』

他們一家三口，別沒有人。瞎子的姊姊家又住得遠，境况也不好，不常來往。他們的家就同住在大海心的小島上似的，長年長月地靜悄悄地過着。儘管窮，飯總吃得飽，並且是這末快快活活的；瞎子還要什麼呢？老婆不單只是小黑子的媽，有時也就是他的媽。她伏侍他就同伏侍個孩子一樣；他也同孩子般地順從着，就同順從一個母親樣。不是嗎，有幾回他抱住了老婆親密地叫喚，什麼都叫遍了，不也曾狂熱地叫過她『媽』嗎？他還記得她是怎樣答應他，聲音帶着咽哽哩！孩子更是他的性命，一刻也離不了他。他們是抱得緊緊地生活着呀！

抱得緊又怎麼樣？

天老爺也瞎了眼嗎？紗廠忽然關了門，老婆沒了工做。天啦！這怎麼了？他老婆會同工人們一起去要求過，廠主只說上海打了仗再也不開工了；工人要鬧，末了三個男工兩個女工給抓住了，工廠的鐵門就鎖上啦！

沒工做了，老婆每天便在外邊轉，想找點別的工做做；可是到處一樣，誰會讓出位置給她？

一天，兩天，找不着工做，街上還擠滿了逃難的人。老婆走回家便只有歎氣，『怎麼了呢？』她說。

『怎麼了呢？唉！』瞎子更加難過，他能教老婆怎麼辦呢？安慰她嗎？用什麼話？自己不能養活妻子，要老婆養活……他不得不聲不響地坐在角落上抹着癩眼裏流出的淚水。

老婆歎口氣挺挺胸脯子又走出去了。

這末樣過了半個月，老婆還成天地在外跑。工廠關門的多開工的少。別的幹嗎

呢？她也想到幫傭去，可是薦頭行裏擠滿了人，那都是鄉下來的，她們可以不要什麼工錢就幹的；可是她怎麼行？瞎子的丈夫和孩子呢？她得養活這一家。

她要找高一點的工做呀！……

一個月過去了，存下的幾塊錢早光了，還挪下債。

一天夜里，老婆抱住他哭了半夜。

『小黑子爹呀！』她叫他：『我們怎麼辦呢？』問了又哭。

一連問了三次，瞎子的心都軟得酸起來了。他怎麼辦呢？他沒有話，他羞愧死啦！他也哭了一夜。

第二天天亮，她緊緊抱住他，『小黑子爹呀！我快要找到工做了！』

瞎子莫明其妙地震着眼皮，疑疑惑惑地問：『什麼工？』

『恐怕是……蛋廠吧……』

『蛋廠沒關門嗎？』

「唔……還有兩家小廠沒關哩……」

「真的？」

「劉二嫂替我找的，她說還有一家開工哩！」她又接着說：「工錢或許要少點，

劉二嫂說……」

「少就少點罷，總比沒工做的好點啫！」他安慰着她。歎口氣。『唉，小黑子媽！苦了你啦！』

老婆又突地抱緊了他，但沒講話，忽然兩滴眼淚滴到他臉上了，他叫道：『你哭了嗎？小黑子媽！』

她故意大聲地笑了：『我的口水呀！』

她急忙爬起床，穿好衣裳又對他——像哄孩子似的說：『小黑子爹，你同黑子在家玩玩，今天工要找好了就買些葷菜來，好吧？』

他想笑了，說：『不不……你去吧，早點回來！』

晚上回家的時候她果然帶了一包熟菜回來，歡歡喜喜地告訴他，說工找到了，明天起就上工。

一兩個月來，這晚是他們最快樂的一晚。瞎子還聞出她身上頭上的香水氣味，這氣味還是他們剛成婚時候聞過的。

自從第二天起，老婆去做工了。據她自己講，這家小蛋廠——也記不清叫什麼名字——離家裏太遠，所以放工回來有時早，有時遲，再沒以前有準兒了；有時據說還要做夜工，有時也有連日工也不做的。據她說這是小廠裏的辦法，不像以前的紗廠。

生活便又平靜地過下去，並不比以前窮，而且老婆比以前更漂亮了。——他自然看不見，可是他會聞着香氣，這以前所不常有的，現在已給瞎子聞慣了。並且小黑子也會時常嚷着：

『啊！媽好看！媽好看呀！』

瞎子便問：「小黑子，媽穿什麼衣裳呀？」

「媽穿新衣！」

「胡說！」他會聽見老婆說：「這是舊衣裳呀！——昨天洗了一下就當作新衣裳啦？」

孩子便不說話了。

但老婆更加對他好啦！待他真像待小黑子一般地。他就發點脾氣吧，她也不敢生氣，還一樣地哄他。瞎子也就心滿意足了，度着這末平靜靜地生活還要什麼呢？想起那一個月，停工的那一個月的滋味，就覺得可怕啦！

越覺得可怕呀，可也越覺得現在快樂啦！

日子就這末過，像河水在平原上流。瞎子很知足，他不曾做過睜開眼的夢，他只想就這末細水長流地活下去，慢慢等小黑子大了，他就不愁身後事了。

一個霹靂似的，在緩緩流着的生活上突然碰到一塊岩石，「嘩」一聲，水給碰

碎啦！

鬼也料不到呀，一天傍晚，正是她每天回家的時候，聽着門外一陣腳步聲，是她回來了，他知道，他聽見兵的關上門，可又立刻被推開了，並且有人走進來，但沒聽見講話，

『小黑子媽，回來了嗎？』

沒人答應。

過了半分鐘，才有一個從瓶口裏迸出來的聲音叫道：

『滾出去！』

接着是通通的脚步，在打架。

小黑子哇的哭了，『媽！』

瞎子空急得冒火，伸着手摸，『小黑子媽！什麼人！』

沒答應。

老婆的聲音，又氣又恨地：『滾出去！我叫你不要來！滾！』

另一個粗壯的聲音：『你騙我！』

『滾！』

『騷貨！媽的！』

瞎子瘋了似的站起來，跟着聲音追上去。一下可就被他抓住了人，他不知道這是誰，只知道是他的仇人，死仇人！抓住他就不放，打也不放，死也不放，他一口咬住那人的膀子，咬下一塊肉，便聽見對手叫了一聲，自己頭上也噏的一聲，挨了重重的一棍，最後還聽見老婆在叫喊着：『咬死他！』但他自己倒了。

醒來的時候他不知在什麼地方，頭上紮了布。

他摸不着老婆，摸不着孩子；想起來，又不得動。躺着，他流了淚。

過了兩天，他被人帶到一個地方，問了幾句話，又帶回來。

過了幾天，又被人帶到一個地方，問了幾句話，又帶回來。

又過了多少日子，又被人帶到同一個地方。

有人對他說：『你毆打公務員，應該判罪！』

『什麼？』他像聽不懂。

人家再告訴他，他還是不懂。

那聲音便生氣了：『判你一年半！』

『什麼？』他還不懂。

『服不服？』

過一會，什麼聲音沒有了，他又被帶回來。

一回到那里，他就聽到一個聲音。

『爹呀！』

『哎呀！小黑子！』他伸手摸到他。『你媽呢？……』

小黑子哭了，他也哭了。兩個倒在一個鋪上。

小黑子告訴他爹，說那天爹給人打昏抬走了的時候，媽也就被那個人搶走了。他是鄰居帶回來撫養的，但他哭着爹和媽，鄰居知道他爹在這兒便送他來了。來的時候爹又提堂，鄰居就走了。

『那個人是誰？』他咬着牙齒問：『那晚和我打架的？』

小黑子想了半晌，說：『是公安局的……』

第二天，他們父子倆，就被人押到這大牢裏來了……

瞎子歎口氣，想起了小黑子，伸手一摸，『黑子！』

『唔……』

『你做什麼？』

『捉臭虫！』

『睡罷，黑子。』

小黑子正捺死一隻又肥又大的臭虫，舉起手開了聞，說：『爹，你睡呀！』

瞎子伸手摸了一下額頭，呀，盡是汗；身上，也是汗，便長長嘆了一口氣，『我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爹。』

對面的小魯剛閉上眼，一下又醒了，『媽的尿，睡罷！』

小黑子抬頭四面看看，病人有的在低聲哼着，有的已經睡了。馬得標頭靠在拐杖上，搖兒搖的，也要睡了。一隻大臭虫在他斷了的腿上爬着，他想去捉來，又怕小魯罵。便眼看那臭虫溜走了。

一下子想起了老朱他們的話，便要哭了。『媽媽！你在那裏呢？』看看爹，也不知睡沒睡，不敢喊他。

他爹呀，也正煩惱着，『小黑子媽呀……小黑子媽呀……你在那兒呀……』
他呆呆地坐着，小黑子也呆呆地坐着，門外吹進一陣風，他倆才知道倦了。

那天，他們倆像兩隻包裹似的被送到這大牢來的時候，什麼看守跟主任要他打了手印，翻了衣裳和破被頭，就給那鎖着的鐵門一開，一個人喊着：『庚字號新收一個！』瞎子只覺被人一推，跌進一個填滿了人的深谷似的地方了。立刻就有三四隻手拖着拉着，奔向一個號子去。瞎子橫豎是什麼都瞧不見的，聽着人拉，耳邊還一片聲嚷着：

『庚字號接客！』

『喲！開頭等房間！客人來了。』

『喲！老鄉！』一個很俏皮的聲音：『我等你好久了，今天才來？』

一下子想起了小黑子，『哦呀！』他叫起來：『我的孩子呢？』

他要掙脫，被人抓住了。『我還有一個孩子呀！我還有一個孩子呀！——小黑子！』

「小黑子！」

別人這纔知道他的意思，牽他回到門口。可是那當主任的說：「孩子大了，不能帶進牢！」

瞎子急了，他跌倒地下就磕頭，他說：「我沒有家，沒有人，孩子給誰養呢？丟了不成？——行行好吧，老爺！」他磕了許多頭，小黑子又哭在一邊，那主任沒了法，「暫時讓孩子進去再說，明天叫他家裏帶回去！」這樣吩咐了，瞎子又磕了兩個頭。

當時號子裏人洗了他的身子，沒有人同他談話。他開口問什麼，也沒有人理。到晚上，收了封，走來兩個人開他的「公事」，他不懂，說：「我那兒有錢呢？」

「肉頭！」一個聲音罵：

「揍奶奶雄！」又一個聲音罵：

○ 搜檢全身有無金錢夾帶，謂之「洗身子。」

一床棉被蒙頭蓋了他按倒了一根竹板便在褪了褲子的屁股上打起來。他叫喊，可沒人聽見；小黑子嚇哭了，也被人用棉被按倒了。再問他，還是沒有錢，便又吃了一套「摸金魚」，一套「老牛耕地」。

大家看他咬定了沒有錢，便一脚把他踢到號桶旁邊去了。

睡覺了，大家在號桶裏撒尿，尿濺在瞎子和小黑子的面孔上，不敢響。第二天晚上又打了一頓，他那里有錢呢？老婆不見了以後，家也給人抄掉啦。

大家知道搗了的芝蔴榨不出油來，就丟了手了。

可是第三天上，庚字號的龍頭同主任說了，給瞎子父子倆調到「癸字號」去。本來，在這至少分成十個階級的大牢裏，瞎子連抬號桶的階級都擠不上，號子

●「摸金魚」和「老牛耕地」都是「開公事」時候的私刑。前者俯身到馬桶裏以手摸糞，後者以繩縛手足於一處將人在地上拖弄。俱是用以逼錢的辦法。

裏還要他幹嗎？白讓他佔了兩個睡覺的位子，龍頭自然不高興啦。

於是他父子倆就豬似的被人踢進「癸字號」了。

一碗二十兩糙米飯，一碗有水沒菜有鹽沒油的青菜湯，便是一個囚犯的飯食，
小黑子沒有口糧，看打飯的高興給他一點吃吃就算了。

今天這樣，明天這樣，後天也還是這樣。

幸而好的是，小黑子是大牢裏唯一的孩子，厭倦了的囚徒們見了孩子像見了什麼，大家都逗他玩兒，給他一點剩食。知道他會打拳，這更成了「新聞」。

「小黑子！打套拳——給你菜吃！」

「我要烟！」他說。他知道爹喜歡這個。

想像了看吧，一個五歲的孩子，捏起一雙核桃大的拳頭，尺多長的膀子和腿，也一拳一腿地打起拳來能不引人笑嗎？

大人們笑了，孩子得到香烟也就跑了。他爹吸着烟，摸着他的頭，又像感激又像

悲歎似的叫了一聲『小黑子呀！』

可是沒有香煙的人想看他打拳的也行，但得恐嚇他。

『小黑子，打一套拳！』

他看見你嘴上沒有香煙，掉轉臉便想走。

『媽的，站住！』

『沒烟，不來！』

『鏢拿來！』這末一叫，再給腿上鏢鍊子一抖，『鏘啞啞』一陣響，小黑子便嚇
軟了。——於是便沒精打采地打一套拳。

假如你還不知足，一定要強迫他什麼，他可也要發脾氣的。他不管你大人的力
氣大，更不管你人多，一味的拳打腳踢，你近都近不得他。大人弄僵了，下不得台，便哈
哈一陣大笑闖走了。小黑子站在當心氣虎虎地還不走開，想抓住哪個打一頓才洩
氣似的；這時候那胡先生便走過來。

「黑子，走吧，別理他們。——我們認字去。」

大牢裏三四百人，也只有一个胡先生才是他的朋友。別人都拿他玩，胡先生却教他認字，不要他打拳，更不問他媽媽偷人的事；每天臨走還給他香烟帶回給爹去抽。胡先生同他的媽一樣啊！

他可不知道胡先生是幹嗎的，脚上也有一付鐐，但從來不曾嚇過他。他有時也問：「胡先生，你吃什麼官司呀？」

胡先生說他不會懂，沒告訴他。只低頭教他認字——據胡先生說，這孩子太聰明了，兩個禮拜裏一共認了三百多字，並且還回出意思來。「瞧」他說，「只要一年半，我包能教他會寫一封短信！」

可是這樣誇耀並引不起囚徒們怎樣注意，囚徒們注意的還是他會打拳——不打拳也看慣了，一次兩次看得有味，三四次上也還有人看，可是再玩呀，誰還高興呢？總不過是那一套拳，沒有別的。再說一句道地話，大牢裏一個烟頭子要值三代交

情的，誰再肯花上三代交情看他打拳？就是有了烟頭兒吧，鴉片鬼子肯弄「蘇武牧羊」，這可不比打拳有味？一根繩子拖來拖去拖上媽的十幾趟，還聽他千哀求萬哀求地才給他烟，鴉片鬼子得了烟快活了，給烟的人臉上也光彩得意了。再不然，鴉片鬼子還可以鼓足了兩個嘴巴，讓你一巴掌打上去，『嘖味』地響一聲，逗得你笑。或者讓你括上三五十個甚至一二百個鼻子不嚷一聲兒來換一個烟頭子，這不都比打拳來得更有味？如果沒了烟頭兒的話，人家自己也可以「打老冤」更用不着看你的拳。所以小黑子的鋒頭已算過去了，現在盛行的是鴉片鬼子的「蘇武牧羊」。

那大牢裏也是天天要變換些新花樣的，如果小黑子能有什麼新玩意拿出來，大家還是會用許多香烟頭子歡迎他的。所以當那天被人發現他的媽媽有着祕密的時候，老朱就用一支香烟頭子來探問：『你媽偷人嗎？』答話又是那末引人發笑，這一發現立刻之間就傳遍了大牢內外。

可是第二天早晨，小黑子被他爹一頓臭罵，不許他再胡亂答人這些胡話，——

他說，這些胡話是罵他和他爹的。這下他更明白昨天人們大笑的緣由了。所以再有人問他，『你媽偷人嗎？』他只回你一個白眼，吐你一口吐沫，人們可就大笑了。——這樣，可不要香烟頭子也開了一個玩笑，大家都很願意。

『小黑子，你媽偷人嗎？』

『小黑子，你媽偷我嗎？』

『你媽偷和尚嗎？』

頂使他生氣的還是那鴉片鬼子，他居然也像人似的拖住鼻涕跑到面前來，還張開那付黑牙板嘻嘻地問：『小黑子，你媽偷警察吧？』

小黑子再不走開，也不吐他吐沫。只翻了一對白眼，惡狠狠地望着他，罵：『你媽媽才偷人！』

鴉片鬼子給那烏豆眼一翻，『入娘的！』用他的淮城腔罵起來：『你個小戾心子罵老子了？』

『就罵你！』小黑子兩個嘴巴氣圓了。

『拍！』鴉片鬼子擰起一個巴掌看定小黑子鼓起的嘴巴子打去。罵着：『揍你
小狗入的！』

小黑子炸彈似的哭了，揮起了腳和拳頭向鴉片鬼子亂打，鴉片鬼子防禦不住，
倒退了兩步，全院子人都笑了。

一笑，小黑子更加來氣，拚命地踢上前去。

『打！打！』小黑子用勁！『旁邊人更加勁唆使他。

鴉片鬼子面上過不去，也是氣急了，一拚命，就抓住他兩隻手；雖然腿上挨踢兩
腳，手一揮，小黑子可給攆倒了。

『入娘的！婊子養的！』

哄的笑了，大家都圍上來看着熱鬧。

鴉片鬼子抹着鼻頭勝利地看着小黑子：小黑子連哭帶罵地爬起來，就朝他又

打過來，罵着：『媽媽戾！你打！你打！』一下子想起了他的香烟頭都被這鬼子搶去了，不由得心頭火發，加勁地打過去。『媽媽戾！不要臉！不要臉！給人扣鷄巴的！』

大家笑了，但沒有人去拉他們。

『好！』有人像看戲似的在叫：

鴉片鬼子封住他的手，『你動！你動！』

小黑子還拚命踢腳。叫着，哭着，『扣鷄巴的！』

『喂！』有人叫，『你好意思再攢他嗎？』

大家都回頭看一眼：這太掃興了！澆冷水的傢伙！

人縫裏跑出胡先生來，一把拖開小黑子，『喂。你怎麼同孩子打架？』

小黑子還哭着叫着，『扣鷄巴的！不要臉！』

『他人小心不小！』鴉片鬼子喘着氣。

胡先生拖了小黑子向人圈子外邊走了。

「小黑子，不許哭！」

大家不能盡興似的噓口氣走開，散了。

「癸字號」裏瞎子正氣憤地叫着：「小黑子！」

胡先生給小黑子送進「癸字號」去了。

四

收封以後的「癸字號」裏。

往常的瞎子是那末安靜：終日坐在角落裏，靠着油膩漆黑的櫥柱，半仰着臉，看什麼似的，想什麼似的，不聲不響，也不動，除了小黑子外少同別人講話。開飯了，小黑子端着飯碗去打飯，他也只坐在那兒等着吃飯了，端起碗就默不作聲地吃，黑子要到菜自會放在他碗頭上；要不着，就在菜湯裏撈出那幾片菜葉子給他。吃完了，黑子

自會拖着兩條短腿跑到缸邊去洗碗，他也不要動。天黑了，收了封，他也還坐在那兒；睡覺，有時躺下，有時就倚在那攏柱上也睡得着。——這樣坐着，坐着，也過兩三個月了。他拚命地忘了那些使人惱使人要哭的事，他閉住嘴，連小黑子面前都不談，他知道小黑子也會難過。可是今天呀，瞎子可變了。從收封起就呱呱地向馬得標談，向小魯談，談起他的老婆是怎樣怎樣好，怎樣做工養活他，怎樣伏侍他像個孩子，怎樣同那公安局裏人打，他又怎樣吃官司，最後他說：

「奇怪的是她究竟那里去了？」

馬得標聽得有點倦了，不介意地說：「那還不是跟那公安局裏的人走了！」

「不不！覺得人家不了解他，也更不了解她。」她不會的！她不會的！她萬不會跟人跑的！」

馬得標按住一個臭虫，「媽的屁！——唉，女人的心！你不能全相信啦。」他又找第二個臭虫。

「她怎麼能做出那樣的事？——唉，你真不知道她呀！她是……」瞎子一連串說了一篇她的好處，馬得標可更倦了。

「唔……」他隨口答應着，「那她總要來接見你的，不要煩。」

「可是她至今不曾來呀！」他着急地叫：

馬得標吃了一驚，渴睡嚇跑了一半，答道：「是呀！我所以說她一定跟那個人走了呀！」

瞎子急得搖着自己的腿，「不會的！不會的呀！」

「那照你說，她爲什麼不來呢！」馬得標給纏得睡不着了，便撐着拐杖坐起來倚在櫳柱上。

瞎子失望地嘆口氣，「我要知道就好啦！」又轉一下身子說：「我想是……」他可想不出，也不敢想。

「你迷了！」馬得標說，覺得這傢伙也太可憐了。

『你看，』他又說，指那睡在裏角上的一個人，——忽然想起他沒有眼的，就轉臉指給小黑子看。『那昨天調進來的彭英你知道嗎？』

『唔……』

『瞎子，你看看他，就可別再那末傻了！——哼！女人誰戀着女人誰倒楣走了就算了！頂乾淨還戀她幹屌？』馬得標越起勁了：『告訴你罷：那彭英……』

——那彭英就是一個戀着女人的傢伙。他是一個軍事犯，爲了在他勤務上脫走了一個人，便被判下大牢來吃兩年官司。可是他倒楣的是他也有一個女人。女人這東西在外邊是用得着的；在大牢裏可是廢料！這傢伙，彭英，又是一個死戀着女人的，可就倒楣啦！本來，一個光棍沒產沒業，男人吃官司，女人靠誰呢？不「賣」嗎？那只好餓死！

——彭英那女的也只好賣啦！但女的不能說沒良心，彭英吃了三個月官司，沒有皺過一回眉，三天兩天地來接見他，把幾個錢用得乾乾入屌淨，你想，還有什麼法

子？

——人家總算好，怕替他丟人還不敢賣。後來實在是沒了法，才跟保安處裏一個廚房姘上了。但她是說明了的：『我同你軋姘頭可以，但不能長，我的彭英一出牢，我還是他的。你不能霸佔。』那男的可也答應了。女的又說：『彭英吃官司哩，我得時常去看他。』男的也答應了。你想，一個女人這樣也夠好的啦。還要怎樣？

——可是彭英起疑心啦！女的不來嗎，說她起了壞心。可是女的就天天想來吧，跟了人總沒那末自由呀！女的來了嗎，一看見穿得光光亮亮的，又說她壞了啦！不然會穿得這末好？

——這真是自作孽呀！女的不來會生氣，來了更生氣。一回約定了日子她沒來，第二天來了他可氣壞啦！送來的菜碗兵的摔碎了，把女的一陣臭罵，女的沒回口，哭着走了；彭英也氣哭了，一哭兩三天，這樣就病倒啦。

——病，一天一天重了，女的來了他也不肯接見，後來，女的聽說也病倒了。這一

陣有六七天沒來，他的病可成了病啦！醫生說，病是沒望了，已經報上去了。

『所以……』馬得標歎了一口氣說：『瞎子，我勸你，什麼得放開了心。牢外的東西都別當作我們的，你還要想着她，那只有同他一樣——死了。』

瞎子聽了半天可沒聽見什麼似的，還只顧着說：『她也不會跟人呀！就是跟人吧，我也不氣她，她是不得已呀！——但她爲什麼不來呢？』

『如果是跟人了，——你別生氣呀，瞎子。——那她更不好意思來呀！』

『不！不！』瞎子搖頭，像要哭了似的，『不會呀！不會呀！她不來看我可以，她能忘

了這孩子——她能忘了小黑子嗎……』

『哇啦』一聲，小黑子哭了。

瞎子一驚，還不知什麼事，摸到孩子就一巴掌。『媽的，哭什麼，你？』

小黑子更大聲哭叫了：『媽呀！媽呀！我要媽呀……』

馬得標叫起來，『你爲啥打孩子？』

又慚愧，又難過，摸到孩子，痛了的眼眶裏淌下淚珠子。心裏罵着：『我爲什麼還打孩子呢？爲什麼呢……』

像要求饒恕似的叫道：『小黑子呀！』

『爹……』孩子也叫着。

父子倆倒在地上，都大聲地哭了。

一翻身，小魯爬起來：『吵什麼！我的天老爺呀！』

馬得標擺着手，『瞎子哭了，算了罷！』

小魯揉揉眼，『哭什麼？媽的！』

馬得標說了緣由。『他迷了！』

『得了，』小魯又倒下去睡。『瞎子呀，別哭了。昨天聽說有大赦了，快出去啦！出去再找她罷！我可要睡覺了，不許再哭。』

瞎子怕他罵，忍住氣不響，只無聲地抹着淚，抱緊了孩子睡着，睡着……

第二天。

瞎子問明白了『大赦』是什麼，可得了一線生機啦！

『大赦真把犯人全放了嗎？』

『自然呀！』小魯說。『前清大赦更好，牢門一開，什麼人都走！去年的大赦雖不全放，三年以下的總放了，你一年半還算得什麼！』

『這回真不真呢？』

『人家看報的還有得錯？』

『那幾時才赦呢？』

小魯搖搖頭，『還不曉得，——但聽說快了。』

瞎子只要能出去；就有把握能找到老婆似的。他把老婆的事用一塊千斤大石壓到心的底下去，那不能想，想了要難過。現在只指望大赦吧，『大赦』就好了。

扶住小黑子在院子四邊走走，果然也聽到別人談着『大赦。』

「幾時大赦呢？先生。」他問：

「誰曉得？」

可是如果再問一個人：「到底有沒有大赦？」

「有是有的，早就有人說過了。」

「什麼時候赦？」

那還沒人知道。

但是瞎子總算找到一個指望了。遇到人，遇到機會就要問一聲：「什麼時候大赦？」明知道沒人能回答他，但「總快了。」他想。

所以小黑子這些時候煙頭子少了他也沒注意，小黑子有時喊不舒服也沒注意，每天東里摸摸，西里挨挨，就慢慢混過辰光。想想快「大赦」了罷，日子也過得快些了。

沒幾天，小黑子可病倒了。

這要瞎子的命啦！沒了小黑子，他就不能動了；小黑子再病，誰再伏侍小黑子呢？他摸摸黑子的頭，熱得燙手，找醫生，醫生可不管。

『他口糧都沒有，還有藥吃！』

瞎子哭了，沒有藥，病還能好？他只能用手摸着，『摸又能摸好嗎？』他更着急，哭得更厲害了。

幸得胡先生聽見了，他跑來看看。知道是黑子病了，便說：『你別急，我去想想法子。』

胡先生也不是有錢的人，但總虧他同醫生商量了，說『藥錢歸我給，不要公家的。』醫生還搖頭，他又說：『至於看病，……』胡先生向醫生笑一笑，送了一包香煙。

晚上沒有鱸子，趁着沒收封，胡先生就來替他煎了藥，吃藥之前，胡先生坐在黑子身旁問了幾句話。瞎子聽了就淌下淚來，說：『胡先生！孩子就是我的性命呀！孩子』

的病如果……」他吞了一口水，「我這孩子還有命嗎，先生？」

胡先生安慰他兩句，便給小黑子喝藥。

「只要發了汗，——先生說的——就好了。」胡先生意思要走了。「別再受了暑，要緊！」

瞎子千恩萬謝地說了幾句話，忽然想起了，便問：「胡先生，你知道什麼時候大赦呀？」立刻又加上一句：「我想，孩子不能再放在大牢裏了！先生。」

胡先生站住了。「哎呀！」他說：「我想起了：你是時常問人家「大赦」的嗎？」瞎子怔住了。

「你別聽他們的鬼話了！——那都是謠言。」

瞎子雲着兩隻瀟眼，「什麼？」他頭上挨了一棍。

「去年才赦過，不會再大赦了。」他說。

「真的嗎？」瞎子還不相信。

胡先生告訴他：以前這裡有個囚犯，在前一次大赦之前的時候也是聽人家說有「大赦」「大赦」了，使天天望着，等着，「大赦」還沒來，他便得了病死了。他警告瞎子：不要再做夢了！就是有大赦罷，等大赦令發表得四個月，等大赦令執行到牢裏又得十個月，如果一年兩個月之後，沒有「大赦」你也該出牢了。還要望什麼「大赦」呢？說着，外面喊「收封」了，胡先生說：「你別着急，給孩子病治好了要緊。大赦的話別上人當。但過幾個月可以要求保釋的。」胡先生一走，便收封了。

瞎子頹然地倒下來，「什麼都完了！」他想。

想到孩子，伸手摸摸他的頭，熱還沒退。大聲地喘着氣。「還沒退熱，天啦，怎麼辦呢？」頭腦裏一陣昏，他又想：「什麼都完了！」

小黑子的病，幸得胡先生幫忙，慢慢好了起來。但在這幾天之內，小黑子可損失了不少。第一，他沒有精神再打拳，香煙頭子要不到了，每天只看見鴉片鬼子讓人家「蘇武牧羊」，他簡直生氣得要哭。第二，這些日子沒有認字，連以前的字也忘了。第三，獄官換過了，那天新獄官接事，他沒能看見；據說大家都站了隊，一個個還點名驗錄，還賞了大家一餐肉，也沒吃着，他連新獄官都不曾見一眼，這更是一大損失。

瞎子呢，也不再東跑西摸，也不再問人「幾時大赦」，依然終天在角落裏倚着櫳柱靜坐，像看什麼，又像想什麼似的半仰着臉，不聲，不響，也不動。

每天兩碗飯，兩碗清水湯度着活，連香烟頭子也沒得吸的，但他不再胡思亂想，安心地，忍耐地一天天過着，暗暗數着日期，這好像以前在牢外一般地，生活是長流着的水，他只希望着永遠地在平原上流，一直流向大海去。——不同的是以前望着小黑子長大，現在只望着出獄。

日子實在也像長流着的水……

小黑子雖不打拳，但有胡先生給他烟，這總算好。而且胡先生每天教他字，並且賣了枝筆給他，現在學着寫了。

整個大牢也是這末平靜地活下去。只是鴉片鬼子的「蘇武牧羊」又換了新花樣，玩起塗花臉來了。鴉片鬼子的臉每天都要被人塗上一兩次。塗過臉就要香烟，別人也還很慷慨地給他。打老冤的人們也改換花式，打起鼻子●來了。小黑子的拳大家早忘了啦！

病後，小黑子走出號子，有許多人已不認識了。犯人新來了幾個，看守更換了幾個，這使他覺得生疎了。走到鐵門那兒，從那方洞望出去，對面小花園裏許多紅的白的花都開了，孩子的心上樂了一下。

● 手伸給人打，一手指着鼻子，打人的入口說着，耳，眼，鼻，口中之任一字，被打者急應聲移動鼻上之手指指之，如與所說相孚，即勝，否則連續地打下去。

他看着，花的後面走出兩個孩子來。一個男的同他差不多大小，穿着一身雪白的短衣；一個女孩子小一點，穿的是紅衫子，上面有亮晶晶的花。——他們都走過來了，後面還跟着一個女人，三十多歲，跟着叫『少爺，別跑！』但孩子跑到門前站住，奇怪地望着門上兩個洞，翻着他們烏黑的眼。小黑子像從夢裏醒了似的叫了一聲，意思是看見了自己啦。——不是嗎，他從進了大牢好幾個月了，不曾看見像自己一樣的孩子。他要怎樣地歡喜呢！扒着那門洞便叫：

『喂！來呀！』

那女人看見了便拖了兩個孩子要走，『少爺，走罷，裏面髒，別望！』

可是孩子溜脫手又走回來。

黑子生氣地翻了那女人一眼，心裏罵着：『媽的，你纔髒哩！——對了，還是小孩子好……』他又叫：『來呀！』

一個看守攔住了那女人說：『來，來，裏面坐坐。』

女人一披嘴，撥開手，『殺頭的，過去！』

看守順手拉住她向對門房子裏去，『哎呀！我想死了，來坐坐吧！』

女人打着他，『死人啊！』

『哎呀，打是疼，罵是愛……』

女人嘻嘻哈哈地被拖進去了，一陣哄笑從屋子裏透出來。

小黑子着急地叫道：『來吵！』

那兩個孩子也不笑，也不講話，慢慢地走到另一個門洞上向裏張。那女孩子問：

『哥哥，那是什麼？』

『都是囚犯！』說着，用手掩了鼻子。

『他們是聾子嗎？』小黑子想，便也跑到那一個門洞口來。『喂……』

『他是什麼人？』那女孩又問：

男孩子眼一斜『小囚犯！』

黑子有點生氣了，『什麼？』也翻着一雙眼。

男孩子對準小黑子的臉就啐：『去！』

媽的！存心同你做朋友，却擺臭架子！小黑子可不服這口氣，啐人嗎？小黑子可不

怕你！對準了那付白淨淨的小面孔就是一口吐沫『啐！』

對啦！一臉吐沫星子，看你還神氣不？『媽媽戾！』他罵。

男孩子哭了。

『哈哈！』他又向外吐一口『啐！』

女人從房間裏跑出來，後面還跟着看守。『什麼？少爺！』

孩子指住小黑子：『他吐我，罵我！』說了又哭。

『叫你不要去！』她拭去孩子臉上吐沫，『他們是囚犯呀！』

管鐵門的看守跑過來，叫喊着：『小黑子！你作死啦！』

小黑子可勝利地走開了。院子裏人也都打哈哈，他更得意地罵起來：『孛種！哭

哩！

鐵門又通的關上了。

那女人的聲音在說話：『走罷，少爺，別哭了，告訴老爺去！』

這是小黑子進牢來一個得意的日子，夜裏還做了一個好夢：那孩子跑進牢來玩，被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頓。

第二天開了封，小黑子還沒起身，他爹聽他笑了一聲才醒來。爹問他什麼事，他幾乎笑得說不出話哩。

洗洗臉到胡先生那兒去認字，禁不住又笑着告訴了胡先生。胡先生說，那些孩子他頂不歡喜，以後別再理他們算了。

開飯了，他跑回癸字號找飯碗，那主任同爹在講話哩。

主任說：『……這沒有辦法！他沒口糧……』

他爹聽見脚步聲，『小黑子嗎？』又連忙說：『快打飯去！』

小黑子站在門外聽了一下那主任聲音說

『這是上面的命令呀——他也吃不到我的飯，我也落得做好事呀——可是上而不答應怎麼辦？——你趕快去找一個親戚來把他領去！上面限他今天走哩！』

他爹還要說什麼，主任的皮鞋已經響了，他便跑去打飯。

今天他爹只吃了半碗飯，就放下筷子，說：『你別出號子，昨天一雙破襪子不見了。防再有人偷！』他爹就摸着牆出去了。

黑子洗過碗爬在地鋪上坐着。

號子裏黑黢黢地看不見人。幾個病人躺在地上哼。獨腿馬得標早跑出號子大聲叫喊地講他在三十六標裏的故事去了。小魯在院子裏叫罵，說癸字號裏臭透了，主任不給臭藥水，一定是挨他把錢賺上腰了。另一個人的聲音說，這都對，買藥水的錢給獄官小老婆買了香水子啦！你們沒聞着她那身騷勁兒嗎？小黑子一下想起昨天那兩個孩子身上也有香味的，便不由也叫了一聲：『對啦！』可是外邊院子裏人

沒有聽見。另一個人說，一瓶臭藥水的錢算什麼，他每天在囚糧上得賺幾十塊哩！還沒聽大家的笑聲，就有一个人罵道，『你們想討揍嗎！混講什麼！』他知道那是總龍頭老朱的聲音。

外邊像死了人，不聲不響了。黑子便想起他爹，『什麼事呢？』櫛柱上一隻老鼠吱吱叫了一聲，跑了。又看不見，黑子害怕了。裏邊躺着的彭英那傢伙也忽然叫了一聲，又尖又短。像鬼叫似的。黑子便嚇得跑出來了。

他找爹。幾個號子都不見；末了看他從胡先生那號子裏摸出來，手還抹着眼，眼上潮濕濕的。

黑子又是一肚子悶氣。

下晚，彭英被人抬出去，說是死了。瞎子淌下眼淚，低低哭着。黑子問爹哭什麼，他抱了黑子哭得更厲害，再問，他說：

『你沒看見那姓彭的死了嗎？多可憐呀……』他幾乎哭出聲。

這可怪啦！癸字號裏從他們搬進來，三個月裏死掉有四五十了，最初一兩個他同他爹都害怕，都替死人淌眼淚，可是死多了，看慣了。連黑子都不十分怕，他爹更毫不介意了；今天又爲什麼哭得這樣厲害？

這一夜，他醒了幾次。每次他都被爹抱緊在懷裏，爹的眼上還有眼淚哩。可是喊爹，爹又不應。

黑子再醒的時候，已開封了。爹坐起，胡先生站在旁邊可沒講什麼話。後來胡先生說：

『黑子，字都記得嗎？』

『記得。』他說。

『好，別忘了。』胡先生掉轉臉去。從腰裏掏出一塊錢遞給他爹。『我也沒多錢，你拿着，給他零用。』胡先生就走了。

『胡先生做什麼的，爹？』他問。

『胡先生給你的。』爹給錢放在他袋子裏，『留神，別掉了，知道嗎。』外邊喊瞎子接見。

『奇怪啦！誰呢？』他想。可是爹却收拾了一些東西，說：

『黑子，接見去。』

『誰來了爹？』

『你姑媽來了。』

爹提着一個包裹，扶了黑子出來。胡先生也從他的號子裏出來了，拉住他的手，摸摸他頭，歎口氣，便送到鐵門那里說：

『黑子去罷！』

黑子見胡先生眼角上也有淚珠子，便奇怪了。『怎樣……？』

可是鐵門開了，被爹拉出來，鐵門兵的又關上。

黑子的心勃勃跳着：『這做什麼？』他害怕起來。

他看見姑媽了，可沒在接見的地方。爹云低聲跟姑媽談着心，主任也在旁邊，但沒講話。

「他又來做什麼？」看見主任就想起昨天早晨的事。

主任也同姑媽說什麼。「做什麼呀？」他更害怕有什麼禍事似的，在想。

不是嗎，爹走過來了，包袱又交給了姑媽。姑媽來攙他的手。他害怕地摔脫了，躲

在爹身邊

「不認識我啦？」姑媽再拉他的手。

「黑子，」爹說：「跟姑媽去買菜去！」

黑子炸彈似的叫「不去！」他要哭了。

可是爹站起身走了，黑子要跟了去，却被姑母抓住手。

「爹！」

瞎子塞住耳朵似的撞向鐵門那兒去，看守給他一推，兵的就關上了鐵門，只聽

見黑子的哭聲：

『爹！』

瞎子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像狼叫似的。

六

大牢裏再看不見打拳的小黑子了。

瞎子每天倚在角落的樁柱上，半仰着臉，想什麼，看什麼似的，不聲，不響，也不動。開飯了，他出去摸，可是有時又不吃。他再不同人講話，——也沒有人同他講話，除了胡先生有時來看看他。

日子像長流的水。一天一天過去，瞎子却還終日倚在角落裏。

小黑子出去，後來接見過他爹一次。他爹看不見，但別人告訴他，黑子瘦了。

黑子哭着走了。瞎子又哭了一夜。

後來，黑子姑媽來了兩趟，黑子却沒有來。

『黑子呢？』他問：

『他沒空，上學去了！』

『上學？』他心裏想，『那來的錢，你？』

他不再問了。

後來，連黑子姑媽也不來了。

日子像長流的水，一天一天地過去。瞎子倚在角落裏，半仰着臉……

不多久，胡先生看見瞎子不坐在那里了，却平躺着。

日子像長流的水……

廿三年春。

解 決

一

春天來啦！

站在日月星號子門口朝那廚房背後看，打牆頭上露出一顆杏樹。滿樹水紅色的花，活像一朵朵雲彩，張福庚踮起脚瞅了一眼，搔搔頭髮，就咕嚕着：『入妹子的花開得那末旺！』轉身端了盆子，找水洗臉去了。

號子裏好幾個人也就踮起脚來望一眼，咂咂嘴：『嘖嘖嘖！』

歪在高鋪上喝龍井茶的龍頭韓秀清，清了一聲喉嚨。問道：『桃花嗎？』

李麻子個子矮，手吊在樞柱上，嘴張得有茶杯大。答道：『那里——是——李

花！』

高個子黃紹國低頭給他一聲：『呸！』罵道：『你入格●昏啦？三月還沒到，倒想過四月？——這是杏花認得嗎？』

李麻子氣得滿臉都成了紅點子，放下櫛柱上的手，冲着黃紹國問：『杏花？——杏花是白的？』

黃紹國嘴一披，『你們安東的李花二月開？』他拖起腳鐐，溜到院子裏去了。一邊還把眼睛朝他一眦。

『入格雄像嘍！』李麻子也把嘴一撇。『你們清江的杏花是白的？』

韓龍頭把他有銀鍊子的小茶壺望矮桌上一擲。『入姑娘的！大清早上就吵鬧出去！全滾出去！』

●「入格」無意義，是口頭發語詞。

李麻子不敢作聲，紮紮繅帶子出去了。龍頭看看號子門口還堵着幾個人，便又吆喝一聲：『滾出去！』

才從地鋪上爬起來的黃祥福，曉得龍頭要抽煙了，恐怕又觸楣頭，踢踢旁邊的薛小二子，丟個眼色，說：『走！』

在號子門口，黃祥福也踮起腳瞧了一眼。只見那棵杏花亂蓬蓬地堆成一團，就像一團亂麻；看着怪不舒服。一邁腿，走出號子。

院子裏靠日月星號子，門口的大水缸上坐滿了一圈子人。隔開一條小石頭路，對面牆根下一溜邊擺着十一個馬桶。——八個大的，三個小的。——一個桶上坐一個人，就像廟裏的十八尊羅漢，一個個解開了懷，屈着腦袋在太陽心裏捉蟲子。

晒太陽的人像軟皮糖一樣發癱。有了個位子怎麼也不肯讓人。黃祥福同薛小二子在院子裏兜了兩個圈子找不到一個地方坐。仗着他們沒有帶繅，就放開脚步在石頭路上走趟子。

其實走趟子也不容易。那末不到五尺寬的「歪瓜斜柳」的小石頭的路上，就是有頭二十個人在溜來溜去。碰到各號子裏的龍頭要讓路，見了那些「吃份子」的太爺們也得讓。就是那些穿長袍的先生們，也是碰不得。因為他們都是同龍頭們「平吃平喝」的。——那末讓到泥地上走呢，這兒一堆人在講笑話，那兒一簇人在說故事；還有在「打老冤」的，幹什麼的，滿院子都是人，走兩趟也就走不通了。

兩人沒了法，只好挨在毛廁旁邊的牆脚下蹲了。——他倆曉得自己的地位，他們是只配蹲在這種地方的。——他倆都是這種「扁毛灰」的小官司：黃祥福是「使用僞幣」判了二年六個月。薛小二子是「竊盜」只判了一年半。這跟人家十年八年，無期，十五年的「大老闆」們比也不要比。「份子」是吃不上，小官司又沒人怕；在外面既沒在過「幫」，進來自然也就吃不了香。——要是有錢，也好龍頭會

●「吃份子」是指依分用敲詐新犯的錢爲活的老犯人。

巴結你。吃份子的會恭維你，小伙計更會服侍你。——偏是他倆又沒有錢！（有錢倒不會吃官司啦！）也就永遠別想抬頭啦！在號子裏是永遠睡馬桶根，在院子裏就蹲毛廁角。吃飯，連人家的菜湯脚子都喝不到；（他們上邊還有小伙計，小伙計上邊還有「吃份子」的哩！）抽煙，是拾人家煙屁股的屁股。——說結了人家坐的，也是地獄，那他們坐的便是第十八層地獄！

兩個人像兩隻猴子，孤零零地倚在牆角上。薛小二子的三角臉上掛着一雙整天在打磕睡似的眼睛，低着個頭。黃祥福就擩着他的厚嘴唇，像跟誰賭氣，永遠死釘地，看着一個地方。

那位著名的三條腿，——一條肉腿，兩條木腿——的馮奮子正捏緊了嗓子在講『張勳復辟。』他叫道：『俺大聲地叫：「張大帥在這兒呀，弟兄們快來保駕！」那知道一聲沒了，一個子彈「咻！」的一聲，打進這條腿……』

大家都聽厭了這故事，走開了。

太陽晒得大家懶洋洋的。不刺臉的風吹過去，有點叫人瞌睡。講故事的也沒了勁。馮奮子用木頭拐棍敲着地：『唉！俺們是完嘍！』

院子裏就只有鐵鐮的鍊子『鋼鐮——鋼鐮——』地響，大家懶得不想講話。突然，鐵門外叫了一聲什麼。大家一窩蜂地擁到鐵門的洞口上去。在前邊的，把眼睛放在洞裏；在後面的，把眼睛放在人檔裏。只聽得張福庚傻聲傻氣地叫：『賣大椒的！賣大椒的！』一頭從人檔裏衝出來，向日月星號子裏要：『碗！——碗！——』

許多人都跑回去拿碗，許多人在嚷着向人借錢，院子裏鬧翻了天，鐵鐮響成一片。幾位龍頭笑咪咪地敲開了鐵門，出去了。黃祥福在人家屁後頭東張西望，只是隱約約地看見一個女人，在用銅杓子舀水大椒。回頭看看薛小二子，薛小二子只對他點頭笑笑，那勁兒就像要睡覺。——這傢伙真是「陰死鬼」！什麼都引不動他的心。

『買嗎？』黃祥福問他：

薛小二子只搖頭。——他總是搖頭。從前審判官問他的時候也是只會搖頭。這真不像一個「竊盜」。

張福庚一手抱了五隻飯碗，一手趕開擋了路的人。薛小二子和黃祥福就被他推到大家的屁股後頭去了。他拚命地擠到門口，就叫：『喂！兩個銅板！』

賣辣椒的女人接去一個飯碗，伸手向他索銅板。張福庚給銅板放在她的手心。正當中，順便就在她的手心裏一挖。

『殺頭的！』女人翻他個白眼。

大家都哈哈大笑。

張福庚接過碗，又遞一隻出去。『喂！再來第二回！』

黃紹國就唱起如皋五更調來了：『下床尿泡尿呀，再來第二回……』

院子裏唱成一條聲，黃紹國就從人頭上送出碗去。『幾個錢一下哇？喂！』

李麻子只打人襠裏鑽，一邊嚷：『不要走呀！讓我們多弄幾下呀！』

門洞口上碗兒進進出出，比打飯的時候還熱鬧。一直到那女人叫着：『沒有了，沒有了，』這兒的人才散開了一些。張福庚還嘻皮笑臉地問：

『一紅』的沒有啦——什麼時候來？』

黃祥福這才跟薛小二子挨到洞門口來，那知朝外一望，那女人早走了。看鐵門的看守對準了洞口「呸」了一聲，喝道：『滾開！』

黃祥福掉過臉來，張福庚正張大了嘴在哈哈大笑，舞手舞腳地跳了一陣，這才拍着大腿笑道：『我的乖乖！我買了五碗！』

黃紹國翹着二姆指，點着李麻子的腦袋，說：『我說呀！要把這小屁拖進來。兩個鐘頭就玩死她！』

李麻子還沒忘記將才的仇，撇着嘴，『喲！看你拿什麼玩？——拿你的頭伸到洞外去玩啦？』

黃紹國罵聲：『狗入的！』左手對準李麻子的額子就一叉。麻子人矮溜掉了，兩

人就在院子裏追。大家在笑。

馮奮子大聲叫道：『嗨！你們笑什麼？！在前清，囚犯也能「玩」的不信，——問問看守老趙：現在甲字號就是以前的「種子堂」！』

『種子堂？』好幾個人一起問起來：

黃祥福也隨着大家走近馮奮子一些，剛巧那個穿大褂子的犯「偽造文書」罪的齊梧生也冲到馮奮子面前來了，他就向後退一步。

齊梧生問：『老馮，以前真有過「種子堂」嗎？』

馮奮子的喉嚨這一下可提得更高了：『在前清，這邊什麼沒有？皇上爲了可憐俺們沒有後，各地方都有了「種子堂」，讓俺們傳宗接代！——你們唸過古書嗎？「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皇上就是這個意思！』

大家聽得起了勁，馮奮子的喉嚨更加響亮。盤起一條腿，收起兩根木拐棍。——將棍兒舉起來指東畫西，就像一個洋學堂裏的先生在講書。他告訴大家：難友的家

裏的怎樣進門，頭一回怎樣害羞，小伙計們怎樣送席子被褥進去，事後怎樣請大家吃酒；還說起年紀輕的難友們怎樣在門縫裏偷瞧把戲；他還說起去年才出去的那王老虎，他的老婆怎樣被他弄得走不回家。

大家笑得合不攏嘴。馮奮子越說越生氣了。他舉起一根拐杖，叫道：『現在可倒楣透了！「種子堂」沒有了！二十兩飯不足秤！「大刑」●也沒有皇上的旨意，殺起人來就這末隨隨便便！』他把拐杖朝下一劈，『這還成個世界嗎！』他鼻孔裏哼了一聲：『哼！這還成個世界嗎……想起俺們張大帥……』

馮奮子又要講張勳復辟了，大家便慢慢溜開。這時，那穿着大褂子，摸着他兩撇鼠鬚的齊梧生開口了。他是丙字號龍頭王鑫沂的軍師，誰對他都客氣點。剛才的那一圈人又把齊梧生圍了起來。

●「大刑」即「死刑」的忌諱語。

他仰臉大笑，說道：『原來真有這回事？！那就怪啦！』
大家翻翻白眼。

他向大家笑道：『這叫做「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他抹一把鬍鬚之後，
笑道：『告訴你們吧：前天報上說：司——法——部，——哦，不是——司——法——
行——政——部裏有公事：要放長期的犯人回家去……』

黃紹國跳起來問：『是大赦嗎？』

齊梧生不高興地翻他個白眼，自顧自地說：『要一年放回家三天，去解——決——
性——慾！』

大家還是翻着眼，李麻子張大了嘴，就像學外國話似的咀嚼着：『解——決——
性——慾，——解——決——性——慾——？』

『媽的！這個也不懂！』齊梧生有點生氣。

張福庚哈哈一陣大笑，大家回頭看他。他便拍着大腿說道：『哦！我懂得了！我懂

得了！——放我們回家去跟老婆睡三天！——是不是？

『哦！真的嗎？真的嗎？』大家一條聲地問：

齊梧生被問得沒有嘴回了，滿身不高興地嚷着『是，是，是，』就推開衆人走了。這里鬧得亂哄哄，你問他有沒有老婆，他問你有沒有姘頭。誰都嘻開一張嘴，趕着別人問長問短。真像遇到了大赦。不到一刻功夫，全牢裏都傳遍了。號子裏賭錢的人也離開桌子，院子裏擠滿了人。

大家正在吵着嚷着，黃祥福和薛小二子走到一個牆角上。黃祥福便放低了聲音問：『你的呢？』

薛小二子冷冷地看他一眼，半響，才搖搖頭，說道：『不曉得。』

黃祥福楞了一陣，又問道：『你有嗎？』

薛小二子落了眼皮，慢吞吞地答應着：『有的。』

『哪里去了？』

薛小二子不則聲垂着眼皮像睡着了

『跑了嗎？』

他還是搖搖頭：『不曉得。』

黃祥福一下子就想起自己小和尚的媽來了。三個月沒有信，在不在了呢？心裏一陣酸，眼裏一陣熱，便跑回號子，躺在地鋪上，擩着一付厚嘴唇，定了一雙眼，死死地看着屋頂上的樑柱。

二

廚房後的杏花謝光了，齊梧生還是摸着他的兩撇小鬍子在講東講西：可是「解決性慾」的那回事再也不談了。張福庚問過他：到底有沒有這回事呢？他總是這樣回：『遲早總有一天的！遲早總有一天的！』馮奮子第一不贊成他的話，說前清

有過的事，現在再也沒有了。以前不過有一間「種子堂」，現在要是准許放回家去，那不比前清還要好？——民國的事能比前清還要好嗎？——他不相信。

別人哩，可總還不死心。一見到齊梧生打鐵門外看了報回來，總是問一聲：「怎麼樣，齊先生？」

齊梧生被問煩了，翻翻眼：「這也是剃頭洗澡，說做就做的——政府——你們懂得政府嗎？——政府裏做事應該是慢慢的！不記得去年大赦？三月裏大赦，十一月裏才放人，政府裏的事好做的嗎？哼！」頭一揚，他就走開了。

黃祥福也是這末想：「事情不能這末快。」

可是事情也就太慢了：看守們早換上白制服，號子裏也早發下草蓆子，睡覺的人已經全都不穿掛褲，蚊子臭蟲也出世多久了，還是沒有一點兒動靜。後來向齊梧生打聽那消息的人也沒有了，至多在號子裏隨便談談也就完了。到了晚上，大家一絲不掛，一條邊睡上頭二十個人，更沒有人說這些話了。只有張福庚那傢伙像是臘

月裏生的，——頂愛動手動脚地胡鬧。只等黃紹國一閉上眼，他就用繩子扣他的「那個」把繩子的那一頭又扣在他的腿灣上，再用紙捻子擦醒他，只要他一伸腿，便會「哇哇哇」拚命的叫起來了。要不，就吆喝一聲『壓草堆子』大家一窩蜂地壓在小白臉於八斤的身上，然後跳跳蹦蹦，一翻身翻到自己的鋪上。

看到這些，黃祥福總有點不高興，不曉得怎麼一下子就會想起小和尚的媽來。她，是個好女人；能吃苦，能耐勞。他自己在外邊輪船火車上東跑西跑，做着假洋錢的生意，一過就五六天頭十天不回家，家裏還是好好的。有錢也不亂用，沒錢也不硬討。自己發起脾氣來儘管是打她罵她，可是細想想也說不出她的一點壞處來。——可是她現在怎麼了？三個月不來看他一下！

自己咕噥着：『她死了嗎？』

睡在他身旁的薛小二子不懂他的意思。冷冷地看他一眼，什麼也不說，垂下眼皮，睡了。

可是事情有時是想不到的。在一天早飯過後，鐵門上的看守忽然會叫起來：

『日月星號的黃祥福接見——』

院子裏好管閒事的人也就幫着喊喊，『黃祥福接見！』

院子裏一陣哄鬧：

『黃祥福，哪個來？』

『老婆嗎？』

『姘頭？』

『請我吃小菜！』

『記住告訴她解——決——性——慾——！』

黃祥福昏昏糊糊，可像騰雲駕霧樣直朝外跑。別人的話像耳邊的風；心裏想着什麼連自己也不曉得。從鐵門縫裏擠了出來，只看見接見處的黑柵欄外邊站着一個女人，他就像見了娘的孩子樣撲過去，一陣滾熱的水在眼裏打轉。

看守一把抓住他，喝聲：

『站住！』

看守又關上一扇柵欄，他自己鑽進去。給黃祥福和那女人隔在兩道柵欄的外邊。又喝了一聲：

『快點！五分鐘！』

黃祥福這才定了神，抬頭從木頭柱子裏看過去。那正是小和尚的媽。小和尚正抱在手裏。她也定着眼看他，眼淚往下滴。

『你來啦？』他只說了這句話，眼淚就不住的淌。

『唔……』女人答了一聲，用手巾抹眼睛。

看守不耐煩地叫：『有話說呀！不許哭！』

黃祥福一下給提醒了。是的，該說話了。他張開了嘴：『……』

可是說什麼呢？他的心裏有幾百條蟲子在爬，他什麼都要說，什麼都要問。只是

這張嘴只會張着：『你……你……你……你……』

女人哭着說：『說呀！』

『你……你……你……』

看守冲着他的臉叫：『要說就說！不說進去！——快點！別婆婆媽媽的！——別人要接見哩！』

『是……是……是……』他央求着看守：『我說！我說！』就轉臉對着老婆：『你……你好嗎？……』

女人像一巴掌挨他打醒了，這才傷心得哭起來了：『怎麼會好呢？家里沒有一個錢，叫我怎麼辦？賣盡當光，弄得什麼都沒有了！孩子擄着腿，工也做不成，你曉得這幾個月怎麼過的？……』

兩個人都在哭，孩子叫着媽。

欄柵外邊又來了兩個人：一個穿西裝的，一個穿紡綢大褂。各人也拿着接見牌。

子。可是那穿西裝的却走到裏邊一間屋子裏去了。穿紡綢大褂一個被看守喝住了，教他就在欄柵這兒等等。然後他叫一聲：『丙字號吳錦文接見！』再轉身看着黃祥福，嚷道：『完了嗎？』

黃祥福連忙答應着：『是是是，』一邊急急地問他老婆：『你怎麼辦呢？』

女人頓一頓，才問他：『你要多少日子？』

黃祥福低下頭來：『兩年半。』

女人不說話，低着頭。

黃祥福戰兢兢地問：『你能帶着小和尚過下去嗎？』

女人仰起臉來說：『和尚的爺，你放心。我總等着你就是了。』

男人像不好意思地：『你怎麼過呢？』

女人拭了眼道：『你不要管現在呢，隨我糊去，你就當着「眼不看爲淨。」將來

你出來，我還是你的，——好不好？』

男人什麼話也不說，心像上了絞架，只是疼。

「你……你……。」他還是說不出什麼。

看守接了那穿紡綢大褂子的一根香烟，正吸着了火。看他又哭起來，便氣呼呼地跑了過來：『好了好了！去吧！去吧！』

夫婦倆吃了一驚。看守只把他朝裏推。女人哭了，孩子也哭了。他忽然想到孩子，拼命地想擠過去。他哀求着：

『先生，我看看孩子！我看看孩子！』

『滾呀！』

黃祥福的跪下地磕了頭。央求着：『好先生，我只看一眼！』

看守正要拿腳踢，那邊女的也通的跪下了。叫着：『老爺！可憐吧！』

看守看看女的，這才開開欄柵牽過孩子遞給他。黃祥福一把抱住孩子，沒命地在他身上吻來吻去。孩子嚇得只想哭。他却『乖乖兒子』叫不休。看守劈手奪過孩

子來。罵聲：『滾開！』

黃祥福看着女人說：『和尚的媽，好好看着孩子！』

女人點點頭，『你放心！』

男人還扭過頭來；『你就回南京嗎？』

看守推開他：『好了！好了！』

女人突然又叫起來，遞給男人一吊錢。男的想不要，女的已被人推走了。昏昏糊糊地又被人推進了鐵門。鐵門裏人聲像海浪一樣打過來：

『黃祥福。是老婆嗎？』

『乖乖，漂亮嗎！』

『我的乖乖，我的魂靈都挨勾去了！』

『她晚上怎麼過的？』

他撇着厚嘴唇，一句話也沒有，直向號子裏走。心疼得祇想哭。

晚上，大家睡在鋪上，光着身，揮着芭蕉扇子，談天。

起頭，便談起「解決性慾」的那回事，馮奮子在牆角上舉起木拐棍，大聲嚷着說，他死也不相信會成功。要是真會有這樣事，他的「馮」字要倒過來寫，李麻子說吃官司的人就別談女人。這跟窮人想發財一樣的是個夢。黃紹國就嘆口氣說：

「嗨，在這里還想女人哩！算了啵——哪個貓兒不偷嘴？哪個女人不偷人吃官司更保不住！哪個還想女人的是倒楣鬼！」

張福庚噗哧笑了：「黃祥福在想女人哩！」

大家哈哈一陣大笑，急得黃祥福滿臉通紅。只顧嚷着：「不，不。」
可是誰也沒有理他。

「哼！你們別瞧不起，黃祥福的老婆真不壞啦！我愛那兩隻眼睛！」

「我愛那張嘴！」

「我愛她的「那個」！」

「哈哈！哈哈！……哈哈！……」

黃祥福撇着嘴唇，一句話也不講。

馮奮子舉起拐杖，叫大家先不要笑。他說：「從前女人能守活寡。現在女人都「摩登」了，靠不住啦。我說呀，吃官司的朋友不要有漂亮女人；……有了漂亮女人不要再想，隨她去。……你們不要聽齊梧生的話，什麼叫「解決性慾」？這簡直是狗屁胡話！就是真能放你回家，曉得你的女人還在不在？」

高鋪上的龍頭喝了一口龍井茶，也笑着說：「這個話我頂贊成！——女人就不是個東西！」

張福庚把屁股一拍，跳起來問：「黃祥福，你那個女人那麼漂亮，靠得住嗎？」

黃祥福只是乾笑笑沒講話

『靠得住？』黃紹國爬起身去撒尿。一搖二擺地走到大馬桶的旁邊，揭開馬桶蓋子，笑着對黃祥福說：『你那個女人啦，哼，她不偷人我是你的兒子！』

黃祥福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扭過臉去不理他。

『哈哈！』李麻子笑了。『你是他的兒子，她是偷你的老子啦？』

黃紹國不等撒完尿，丟了馬桶蓋，撲過去就揍李麻子。兩人正打在一團，張福庚可得意了，拖長了聲音說：『他老婆偷的是我呀——』

馮奮子把他的拐杖一揮，『嗨，老婆偷人還算回事？像咱們沒田沒地，教老婆吃屎？』

張福庚哈哈大笑，拍着馮奮子的肩膀說：『自然是吃屎呀……哈哈……』

一號子裏的人都笑了。於是東一句西一句地嚷起來了：

『黃祥福女人吃屎啊！』

「黃祥福女人儉人啊！」

「黃祥福，你捨得嗎？」

黃祥福不敢回嘴，也不敢看他們。只是把臉轉對着薛小二子的那一邊。薛小二子靜靜地躺在那兒，也不講話。

可是別人還在講東講西，馮奮子的嗓子越來越高：

「胡青那小子就是個鏡子！」馮奮子說：「老婆跟了人還不就算拉倒？能來接見就是情分啦！還生嗎雄氣？他死得不是活該……！」

他忽然聽到小和尚的媽又在耳朵說：「現在呢，你隨我糊去，你就當着「眼不看爲淨。」」

他的眼一睜，不由得全身發抖，別人的話再也聽不見了，只覺得自己跌下了水塘似的，全身都是冷汗。不由地想道：「小和尚的媽呢？小和尚的媽呢？」

半響。一回頭，正碰到薛小二子也在看他。不由得想要央求他什麼似的對他抬

起頭來。小二子只是靜靜地看着他，沒有說話。左手按下他的肩頭，教他睡下，就像按倒一個孩子似的。他也就躺下了。

四

日子像外面的牆，永遠是那末長。

黃祥福和薛小二子只蹲在馬桶旁邊，蹲在毛廁牆根下，沒有第三個人跟他們談心。除了小和尚的媽，有時還被他們開開玩笑，他黃祥福是早被人忘了。——其實就是小和尚的媽，後來不再來，也漸漸被大家忘記了，只餘了黃祥福他自己。

齊梧生的話呢，大家也沒法再談了。只是黃祥福還老記在心裏。——可是有什麼用呢，他不能問那位齊先生。——他不夠資格跟齊先生講話。

日子一天一天朝前挨。

日月星號子門口的陰溝淤住了。號子裏頭打了三個報告上去，上頭還沒派人下來修。龍頭韓秀清也急了，當面要求了看守主任。主任說：『要修得快，頂好你們自己來。』

龍頭到收了封，就問大家。『哪個肯修陰溝？公家貼香煙錢。』

黃紹國跟李麻子兩個人情願包修，要十包香煙，半塊錢現錢。龍頭沒承認，因為上頭只肯出五包煙，現錢一個也不肯出。

『去他媽的，不幹！老子吃牢飯養精神哩！』

『還有誰肯修？』龍頭又掉轉頭來問。『公家不薄待你們，飯，到廚房裏儘肚子吃，有菜活，只是一條溝，把淤泥抬到外圍牆裏——就是這點事，』龍頭停一停：『幹吧？有五包煙！』

『五包煙，』黃紹國披着嘴：『入格便宜要大家討，公家只想我們白做活——老子不來！』

龍頭把脚一蹬：『媽的屌放什麼肆？哪個拖你幹的？不幹，滾！』

黃紹國不敢再作聲。

『再說話，』龍頭把矮桌子一踢：『揍不死他。是妖怪變的！』

龍頭又添了價，五包烟漲到十包。並且說：『挑挑淤泥，到鐵門外走走也是「衛生」的！』

黃祥福突然問：『要到外圍牆去嗎？』

龍頭看着他：『你幹？』

黃祥福趕忙改口說：『外圍牆很遠吧？』

『要幹就幹！』龍頭說：『十包煙！』

黃祥福向薛小二子使個眼色，就挺起胸脯子說：『我跟薛小二子幹！』

薛小二子呆呆地看着他，沒有講話。

第二天起，黃祥福跟薛小二子上了工。他們領來兩把瓦刀，一根竹槓，一個木桶，一個破瓦罐。從南頭起，把陰溝裏的淤泥一罐一罐舀在木桶裏。木桶滿了，兩人扛到鐵門邊叫門。看鐵門的看守放出他們，一邊叫道：

『挑泥的兩個來啦！』

一個看守就跟在他們背後來了。指着他們左轉右轉，走向外圍牆去。在一個轉角上，看守被丟在外邊。便叫道：

『就倒在那兒！』

他們停了步，放下桶，用勁一推，淤泥倒下地。黃祥福抬起竹槓向牆上一敲，聲音有點兒空。

『咳！』黃祥福仔細看看牆，回頭望薛小二子，薛小二子點點頭。

『很薄。』他說：

兩人挑起桶走了。走過看守的面前，回到鐵門去。於是看守跟着走了回來。在遠地方便叫：

『挑泥的兩個回來！』

進了門，拿起瓦罐又是一下一下舀進桶。桶滿了，挑出門來。門口的看守又叫一聲：

『挑泥的來兩個！』

跟着一個看守，走到外圍牆那兒，又倒了。

這末一趟一趟倒了，黃祥福一次一次敲着牆。

『怎麼樣？』黃祥福問：

薛小二子再用瓦刀敲敲磚頭。點點頭。

從早到晚，他們舀出來，倒了；舀出來，倒了。

晚上，黃祥福同薛小二子睡在一頭。咕嚕了半天。黃紹國翻翻身，罵起人來：『好媽的！沒有煙吃傷了心！爲了十包煙搶老子的生意，好狗入的玩吧！』黃祥福吃了一驚，不敢回嘴罵。忍在心裏，閉上眼，裝睡着了。

第二天一清早就又上了工。一擔一擔挑出去，看守趟趟的叫着。

天中了，看守們吃着飯。——看鐵門的看守端着飯碗就坐在鐵門邊，下了班的和補勤的看守圍在對門屋子裏。黃祥福他倆趁這時候又挑了一擔淤泥來。

『看守先生開門！』

鐵門上看守打開門，讓他們走出去。一邊照例地叫一句。

『挑泥的兩個來啦！』

順手關上門，轉身盛飯去了。

這裏黃祥福他倆放下桶。一回頭見沒有看守的影子，便轉身跑到牆角落裏去了。

六

這兩天的黃紹國從早到晚都釘住黃祥福他倆個。這一趟去了半天還沒有回來，便扳住鐵門的洞口！

『看守先生，挑泥的還沒回來！』

看鐵門的看守像從夢裏醒過來，叫了一聲『哦！』便向外圍牆跑去。那知牆角裏有了對徑一尺半的一個洞。

『不好了！囚犯逃了！囚犯逃了！』鐵門看守發狂地跑回來。

『什麼？誰跑了？』

『什麼事！』

『走哪兒逃的？』

監獄的鐵門外馬上鬧翻了天。一批人跑出去，一批人跑進來。看守的面孔發了白，看守主任喘得上氣不接下氣，典獄員拖着手杖跑來跑去。不住地罵：

「混蛋！混蛋！」

監獄裏的人員全都出去捕人了。

鐵門的洞口擠滿了骨碌碌的眼珠子，黃紹國氣得滿臉通紅。直着嗓子罵：「狗入的！逃走了！我早曉得！我早曉得！」

別的人都定着眼，發呆。

「逃了？」

「哪個？」

「真的？」

大家說不出什麼話，都在想心思似的。

馮奮子歎着氣：「唉！逃監是逃不得的！在前清，這是要「格殺勿論」的……」

第三天一清早。

黃祥福同薛小二子像兩隻小鷄子似的全被捉回來了。每人加釘了兩副鐐，暫時關在一間空了的「辛字號」裏。

辛字號門外擠滿了難友在看熱鬧。大家說話的聲音像海潮的浪頭：

「媽的！不走了嗎？」

「民門越搗越鬆，牢門越搗越緊！媽的！你是搗我們的蛋！」

「喂！兩位老鄉，又回來了？——等了您半天！」

「喲！又賞了兩吊●錢嗎？」

站在牆壁前的黃祥福和薛小二子一聲不響，像兩個石膏人子。臉上都腫得像

水泡的饅頭，衣裳扯得粉碎，有幾十隻蒼蠅在他們背後飛着釘來釘去。黃祥福的嘴唇擩得長長的：薛小二子的眼皮下垂着，就像睡了覺。他倆四隻眼睛死死的釘住地。

黃紹國拖了李麻子跑進來了。黃紹國指着黃祥福笑了：

「走哇！怎樣又回來了？」

「這兒好玩，再住幾年嗎？」李麻子張大了嘴：

「媽的，一癩蝦蟆打胭脂——人醜心俊！」——你也想逃嗎？」黃紹國走上一

步。

黃祥福昂起頭來把眼一翻，死死的釘住黃紹國的臉。

外邊的鐵門嘩啦啦響了。走進一大隊人來。第一個是拖着手杖的典獄員，後面跟着五個看守：都捲起袖子，提着皮條，籐條子，怒氣沖沖地向辛字號跑。

● 「一吊」與「一條」同音。他倆被加了兩條籐鍊，故諷之爲加賞了「兩吊」錢。

辛字號門口的人一溜煙散開了，讓那一隊人進去。
不久，有一陣皮鞭子抽在肉上的遲鈍的聲音……。

二十四年，春。

春

鐵門上老蔣霍的拉開門，老楊便懶懶地溜進西監的院子。

這是四至八的班，纔吃過下頓飯。院子裏擠滿了逛趟子的，鏢鍊子雜夾着響。人頭幌兒幌的，一片烏雲似的，盡是長長的黑頭髮；頭髮下面一團團蒼白，灰黃的面孔，輕氣球一樣，飄呀飄的，在老楊的眼睛裏跳舞。——怎麼，這不是個味兒！

『格啣格啣』在老楊耳邊響，這是他媽的洋錢響吧？睜開那又重又厚的眼皮看看。媽的迷了鏢鍊子呀！——可也是洋錢啦！他們不是叫牠做「兩塊一吊」——

●『哈哈』

一個囚犯還有兩塊一吊，一個看守，就只值八塊啦？這真有點「他媽的」！十塊變九塊，九塊變八塊，媽的，將來還要變六塊啦！媽的，你多帶看守來不給錢，在老子們頭上剋扣哇？

「喂！」一個人在對面向他叫。

眯着一縫眼，一瞧，媽的，喂什麼！知道你是新監長的人！老子兩塊錢，就是你們搶去的！「喂什麼！」老楊也不會有好氣給你。

「過了鐘點啦！——四點零五分了，過五分！」那新看守扳着一付死面孔。

「我老子家裏沒有鐘！」老楊瞪着眼，鬥雞似的。

新看守，那張子華，露出那付金牙齒，鴿子咕嚕似的一笑，拿出鑰匙，交了班，走了。

●「兩塊一吊」係錄之別名，錄之兩圈如洋錢兩塊，中間一條（吊與條音相似）鍊子則為一吊對板。故云。

媽的，想罵他，又跑了！——雜種！

各個號子轉一趟。

「喲！看守先生又吃了酒啦！」

「老楊，上班了？」

啊！你——二號的龍頭許老板。「唔。——吃過了嗎，老許？」

「又灌了酒啦？喂！」

「媽的！不灌酒不行！這個日子過得去嗎？老許，你說，十塊變九塊，發餉了又變成八塊！媽的！我入他的親娘呀！老子！」

老許笑一笑，沒有答話。想走。

老楊趕忙搶了說：「老許，」想了想，平常他是不肯像別的看守跟龍頭叫先生的，但是呀今天，他要說話，便——「許先生，」改了口，「你說吧，看守這玩意還能當嗎？媽媽的他狗入的是專門殺窮鬼呀！原來八個看守；他來了，十二個！你狗入的要當

私人嗎，腰裏掏錢呀！在老子們頭上尅扣——你狗入的囚糧上尅扣的錢做什麼的
我入他親娘呀！——老子！」

老許勒一勒褲腰上板帶，「這真不像話！八塊錢夠什麼的，別說有家有眷了；就
是我這個坐牢的吧，一個月還要用上十塊八塊的；另外還要抽上五六塊錢鴉片哩！
——這是現在的話，要是像去年會審處沒取消，煙案又多的時候，哪一個月不用上
三十四十？——媽的！我們現在也苦死了……」他忘了老楊向他說的是什麼，便嘆
了一口氣：「唉！什麼都別談了！」腳底下又想溜了。

老楊的兩手一拍，「是呀！現在裏邊沒了油水，就靠這點餉啦！媽媽的！還怕老子
死不了，十塊改九塊！九塊又變八塊……」唉，許先生你看，這狗入的還有一點良心
嗎？一家三口，八塊錢夠吃的還是夠穿的？——他狗入的一場麻將就輸三四百呀！這
……這都是……民脂民膏呀……」

「真不能幹！」老許着實地說，但望着三號裏牌九桌子。「我說，別幹了吧……」

找點別的什麼做做也好……」

「找？」老楊吐了一口氣。「我要有把氣力就找黃包車拉，也不做這屌毛看守啦！」

老許掉轉臉避過酒氣，「真的……」眼睛找着人。「還是找找看……」

老許硬着舌嘴笑了，並沒勁兒。「你們的口氣沒得法，當警察；沒路走，當看守！」

老許哈哈笑了，意思說「那裏話！」揚起臉叫道：「來了！」便同老楊點點頭向三號裏去了。

也向三號望望，並沒見誰在叫。「媽的！也不是好蛋！」老楊儘管也是看守，可不像別個拍龍頭馬屁。「土匪！還是土匪！殺人放火的東西！殺老子嫌肚肺小的傢伙！」老楊還想到哪兒轉轉，可是老蔣又叫收封了。

鐵門一開，一個小頭小腦的傢伙鑽進門來，猴子樣跳着，舞着手裏的點名簿子，尖聲地叫：「進號子快！」

摸摸腦袋，纔想起這傢伙好像姓潘。去了一眼，跟在身後去收封。

在一號門口，姓潘的掉過臉：『一號多少人？』

媽的！一個主任值個什麼！擺什麼臭架子！問我？我還問人哩！——『老韓，』他叫

一號裏的龍頭問：『多少人？』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二？』姓潘的釘他一眼，『你做什麼的人數都不知道？』

眼一翻『我怎麼知道？——以前黃主任從來沒問過！』

『黃主任是黃主任！我潘主任是潘主任！』

屌毛灰！自居主任！真禁不住人要——『哈哈！』

姓潘的也翻他一眼，『看你像醉！——當看守的能喝酒嗎！』但怕他再說廢話，

一頭鑽進號子數人數去了。

還笑着，姓潘的已經出來了。

『哈哈！』跟着他一號一號子收了封。

猴子跳出鐵門，老楊更笑得灣了腰。『主任？——不要臉的！入你的親娘呀！——』

老子！

笑着，跑過三號，四號，五號……：樁柱子橫橫豎豎地在眼裏打叉叉，叉叉裏影子像跑馬燈。

『老楊！笑什麼！安穩點罷！』

媽的！什麼人說老子廢話？——什麼？看不清？——看清他！——啊！老吳？——怎麼的，你嗎？『老吳，你嗎？』

不是他，誰真迷了！忘了他！這大牢只有姓吳的是朋友，是個人官司也是個「無期」可不欺人，也不怕人。他不當龍頭也不吃份子。●不像別人罵看守，也不像一些雜種怕看守。對老楊更好，平常像朋友。

「怎麼着？老楊，又醉了嗎？」

「呸！鬼才醉了哩！可是多和氣的聲音！夠朋友談談！」

「老吳！你說他要不要臉？——開口主任！閉口主任！左不過一個看守主任，倒比我「大一圈子」！啦！哈哈！擺臭架子，入他的親娘！——老子！」抓住了樞柱子，「哈哈！」

「你又喝多了！」

「一點也沒多喝！實在是他不要臉！」哈哈！沒多喝！」

「少說點話罷！你又罵人了！——來，喝點茶！」

沒口子答應着：「多謝多謝，」茶流到黑制服上。「老吳，別嫌我好罵人媽媽的，這班狗入的不派罵嗎？尅扣囚糧不夠，又尅扣起看守的餉來了：十塊變九塊！九塊變

● 大牢制度：龍頭是一號子統治的主，其爪牙輔之。得錢按份分攤，故曰「吃份子」。

八塊，扣下去養他媽媽的「孤老」啦！入他的親娘呀——老子！

樞柱裏的老吳向他皺眉頭，「得了，老楊。」

「……也是他媽的「武大郎玩貓頭鷹」——什麼人玩什麼鳥！」用他媽的一個大飯桶，還口口聲聲「主任主任」啦——哈哈！」

老吳劈頭問一句：「老楊，杏花要開了吧？」

「不是的嗎，城外的杏花早開了！春天已經到了，一家大小還把老棉襖拖在身上——夾衣在長生庫裏沒出來，十塊變成八塊，他媽的坑死人啦！我入他的親娘呀！」

——老子！」

老吳又打斷他的話：「別着急！另外想想法子吧！」

「想什麼法子……」他正要再罵一句，忽然豎起耳朵「你聽……這是什

麼……」

老吳當然知道那是旁的號子裏新案子挨揍屁股的聲音。

「什麼法子呀？」他用勁撐了撐睜着的眼，「除得這些壞良心的法子——我不幹——這是喪盡天良的事呀！用這種錢的得報應！●我這叫沒得法，吃了這行飯，你能不用嗎？我只願少用一個好一個，免得多還來生債，老吳，你是知道我的。你願意我用這種錢嗎？」

放低了喉嚨，老吳向老楊說：「這不用說；我早同你談過了：我們不該用這種錢……」

憤慨地，分辯地打斷老吳的話：「狗入的用過這種錢的呀？老吳，你知道，我分到這種錢就買小菜子給他們沒家信的難友吃，我從來沒用過它呀！我從來沒有用過呀……」誰要用過這種錢的——「用過就死！」

● 這指老犯人罰新犯人「開公事」——敲榨的錢，是用武力敲打得來的。這錢，是老犯人與看守們平分的。

「我知道，我知道！」老吳更放低喉嚨：「可是你一個人不用它又怎麼樣？出錢的人還是出了啦！」

那有什麼法子呢？「我只能管自己呀！各人自掃門前雪」就得啦！管得着人嗎？老楊只講自己良心的。

這地方老吳就和老楊談不來啦！別人沒良心管不了自己的事，誰能硬教別人同自己一樣？老吳的話儘管有理，聽也聽得進耳，但要叫老楊同他一般地幹可就不行！老吳他們雖有一班人，並且也不少，時常同他們一班當龍頭的，看守的搗蛋，破壞「開公事」，老楊也同意說這是對的，因為他不要這種錢。不過像他們那樣闖闖鬧鬧地胡來一陣，他又不贊成。老吳到這地方就會笑老楊是「蠢種」。老楊這樣一個好人自然不肯挨人罵，便會同老吳吵了起來。

「如果我是用這種錢的，捨不得，纔是「蠢種」哩！」
「你不用，是爲了你自己的良心，不是爲了別人啦！」

「爲了自己良心還錯嗎？——一個人只要有良心！」

「良心還不夠……！」

可是今天老吳知道他醉了，不想同他爭吵，——別人聽了也不好，便閉了口。

該是老吳缺了理吧？他不講了。可不是，這不怪自己；要怪只好怪那狗入的監長。夠吃夠穿的誰要這喪心害理的錢？十塊錢已經不夠用的啦！又變了八塊，「入他的親娘呀！——老子！」

他眼睛釘在電燈上。「入他……！」連罵都沒了勁兒。

「交班啦！喂！」

媽的！又是一個新看守！搶飯碗的狗！老子等你久了。「交班！」拍的，丟過去的鑰匙掉在地上。

「喂！怎麼攪的？」

去你媽的！誰管你怎麼攪的？——睜你是王八！

『豈有此理』

叫你媽的吧，老子走了！

出了鐵門，晚風一吹，多痛快呀！

姓潘的坐在主任室裏，猴子似的，混充他媽的人！狗入的新監長房裏窗簾放下了，媽的，又跟他的兒子媳婦攪在一起幹什麼不要臉的事了？你瞧他那兒子的蠢勁兒，再看他那媳婦的騷勁兒和他老婆的傻勁兒，這就對了！媽的，還成一家人家！

嗨，去他媽的老子也回家去！別撩老子了！

一勁兒朝家跑。

媽的，總共七個多鐘頭子，來回要跑上一點鐘。除淨了六個鐘點還要談談說說，還要……睡不了多久啦！四點鐘又上班！

到了家，一身都是汗。老婆睜大了眼。『又回來做什麼？在監獄裏睡算了。這末遠的路，這一會兒功夫，還跑來跑去的，跑壞了身子！』

媽的！別裝佯啦！晾佯腔哩！『今天已氣壞了！』

『又喝醉了——我知道：不然也不回來！』

媽的！騷勁兒！你和那狗入的媳婦一樣！——可是還拾東拾西的幹嗎？天不早了。

『錢又沒有啦！今天帶回來……？』她站在床邊問他。

提這倒楣的東西就來氣！媽的！十塊變八塊！越苦越吃滴！怎夠用呢……『公事

錢』嗎？不用不能賣良心……可是怎麼辦呀……

老婆撒嬌的又厲害！雖是三十歲的人了，望去還動人！不給他錢，日子又怎麼過？

煩死人！通通去它媽的！不想！

老婆哭了。

『十塊錢已經夠吃不夠穿的了，八塊錢叫我怎麼辦？叫我怎麼辦……？』老婆

一臉不高興！『這坑死人的日子……：做什麼！還有心腸哩！醉鬼……：去嘍……：纏死

人了！』

夜深了。

二

天還沒亮。

老楊被老婆推醒了。摸起破鐘——指在三點半上。
乾手巾抹抹眼，拔腿就要走。

『怎麼辦呢？……就走了！』老婆從被窩裏伸出頭，嘴鼓得饅頭似的。眼淚在眶上轉。『今天房東又要來……』

回頭看見閉眼睡在老婆身後的孩子，抱着吻了半天。

『不要給孩子弄醒了……怎麼辦？……』

怎麼辦？哪個知道怎麼辦？媽的鬼纔有法子！『回他沒有等兩天！』

『等兩天？』老婆還喊着什麼。

沒等老婆說下去，便溜出門走了。門外漆黑，遠處一盞豆大的路燈像鬼火似的飄呀飄着。老楊看一眼，低頭就走。

走是走出來了，媽的，老婆的話還在耳朵邊上跳。現在醒透了，不想也不行——怎麼辦呀？老天爺！

想起來就不得不罵那個狗入的新監長！本來，十塊錢一月，已經窮得夠受了；但兩塊錢房子，五塊錢飯食，三塊錢零用衣帽鞋襪，也還敷衍得過去。只要不存心想別的心思，每天像豬一樣吃吃喝喝，上班補勤，下班睡覺……也可度過這一生。至於死後吧，那不用管！看透了，就是一個囚犯還有一付三塊板，還怕死後不得下土？孩子……兒孫自有兒孫福，也管不了許多！只怪他投錯了胎，誰教他做看守的兒子的？是有造化的，叫化子也能做皇帝——這樣子希望總不算過份吧？他有哪一件該受天老爺責罰的？「公事錢，」這是他第一件覺得壞良心的事，但他已經賭過咒不用這

種造孽的錢了，總算對得住天理良心啦！別的，他還有什麼？吃酒，這就算不是好事吧，但沒有心事絕不吃酒的，真不能算他好酒呀！酒後會罵人嗎？可是因爲該罵纔罵的，還是他真的喜歡罵人呢？想想看吧，舊監長手裏十塊錢，他來了，多帶上五個人來，沒處安插便減起大家的餉來彌補，變成九塊了；到昨天月底關餉了，又變成了八塊！本來以爲可以找下兩塊多錢尾子的，又扣去了大家送監長生日的禮份大洋五角，只落下二十幾個銅板了！——一個月苦下來只落下這二十幾個銅板嗎？還有一個月房錢沒付呀！這是一個人過的日子嗎？

『爲什麼變八塊了？』

『就是八塊錢一月！』

『爲什麼減了？』

『沒有爲什麼！——你們看能幹就幹，不能幹的聽便！』

險些兒沒給二十幾個銅板丟到新監長那隻光頭上去。這是什麼話！餉不是有，

一定的？不講理嗎？——對，就沒人講理！你要講理，他只說『不能幹的聽便！』這還有什麼說的！『聽便就聽便！不幹！』他曾經想這樣叫的，但老婆孩子不能讓他爭這口氣，嘴軟了，腳也軟了。給銅板放進口袋轉身就走了出來。——幹吧，氣死人！不幹吧，餓死了，還不活該！親眼看見的幾個搶飯碗的預備看守在那兒哩，只要見你一失足，撲上來一口咬死你，拖開尸首他就頂了你的位子啦。想來想去還是幹吧，有八塊錢總是好的，但只出不了這口怨氣，怎辦？——好，喝酒去！

他這樣就喝了酒，這樣就罵了人，這怪不得他？

老天爺呀！爲什麼一定要減兩塊錢呢？兩塊錢，在你因糧帳的算盤珠上撥一分一厘就夠了，爲什麼定要減到看守的頭上啊？咳，不罵人不罵人行？

釘眼看着遠處豆大的路燈，飄呀飄的，像鬼火，便低下頭向前闖。脚步打在石板上，響得自己都害怕。

單只減了兩塊錢倒也罷了，可是這口牢氣難受呀！狗入的新監長給看守當作

當差的一樣看，——不是嗎，老呂，那老實頭兒給他叫上去當差了，不給工餉，只算預備的名子——媽的！這不氣死人還有狗仗人勢的那姓潘的主任，也像人似的管東管西，老子，還抵不上你挑老子的眼，老子就揍你！仗你新來的人多搶老子飯碗？老子可要……

『啐！媽的！』像吐在那班新看守和預備看守的面孔上似的。

可是要怎麼他們……媽的，拚吧！拚着八塊錢！『屙屎不給狗吃，』大家都別幹！真的就跟老吳學學，大鬧他一頓。怎麼，叫打他狗入的新監長起一齊吃詐財官司！八塊錢還拚不過嗎……

夜風像冷水樣的朝頸子裏澆，一身都濕了似的打一個寒噤。望望那路燈，不見了；另一盞又飄呀飄的霎着鬼眼，路像走不斷了，媽的！

……拚他們當然拚得過呀！……可是……可是，要大家都一齊丟了飯碗嗎？……這，又何必呢？而且吃官司的……龍頭……吃份子的……

『得了，別想他們？』挺挺頸子要把想的忘掉。

這些囚犯可不是好惹的……

『怎麼別朝腦子裏鑽！』快走兩步想丟掉它。

討厭不過了！這些別人的事爲什麼也想起了……

是那老呂的事呀……那時，他是正式看守，也在西監值班。不知爲了買鴉片呀還是爲了公事錢拆帳，同二號裏龍頭老許抬起槓子。老呂還在作拱打揖地陪笑，叫着『許先生別生氣，許先生別生氣，』可是老許桌子一拍，罵聲『狗入的瞎了眼！』轉身走出號子，走出鐵門，找主任去了。第二天老呂就撒了差。還有老王，管開飯的那傢伙，一次爲了句什麼話，不是給老韓他們揍了一頓……還有……

睜眼望着路燈，打斷心裏想頭。『媽的！強盜還是強盜！理不得！』

雲消雨散，鬆下心，也輕快多了。

算了，八塊就八塊，按下心吃苦地幹：不夠，再說吧，想法子！

一隻要飛出籠子的鳥，又收住心，喝水吃食了。

身旁一隊警察擦着過去，是換班了？

飛步地向監獄裏跑，心底急得什麼似的，大門口的老趙正翹頭望着哩。這老同事的還不壞。『有事嗎，老趙？』

『快點！早該接班啦！』

便不打話，直朝裏面跑。姓潘的坐在那裏睜着一雙大眼向他翻。

『昨天脫了班，現在又脫班！——你看，什麼時候了？』

並不是服從命令，但不相信似的，看看掛鐘——四點二十分！
媽的，怎麼攪的？遲了這末多！可是有什麼話好講……

『快去接班！回頭再講！』姓潘的轉過臉去：『不想幹就走！這樣可不行！監長關照過了……』

要不是路上就按下氣的，真不肯饒他。屈了理，算了。走進去，在鐵門外站着兩個

同事的，談話哩。見了他可住了口。推開鐵門進了院子，後邊就冷笑了：

『媽的，光棍不擋財路！你嫌錢少就滾你媽的……』

『打走這壞蛋……』

這是什麼回事？不會得罪他呀！晦氣！人不打狗狗咬人，沒好人過的日子……不慌，先去接了班再說。

張子華那傢伙可更難看了，金牙露得像咬牙鬼，遲了班也不見得就怎麼着，幸災樂禍地幹嗎？

『嗨，老楊，又遲啦……』

罵他吧，太說不過去；忍着氣，『對不住，遲了。』話有千斤重。

『哈哈！家裏沒有鐘吧？——明天我送你一座白鳴鐘！』

『別開窮心，媽的！』忙着去摸了摸各號子的鎖，只聽張子華笑着出去了。

走到二號，一號裏有人罵了；到三號，二號裏又罵了。喉嚨高的很是罵誰？

「揍他狗入的！同老子搗蛋啦？」

「問他狗入的吐什麼臭？」

「掃毛灰！別說你看守，他監長也不敢哼一聲，怎麼咬老子的卵子媽的×！」

「揍他，也拖他吃吃官司，偏要開他的「公事」，看他還敢咬牙！」

「造他祖奶奶！把他當人哩！揍！」

一直到五號裏，連四號也罵了。老吳從被裏伸出頭，低聲說：「留神，他們要對付

你！」

這是什麼回事呀？老天！真沒有好人過的日子啦？這真氣死人呀！同他們吵嗎？

……這班強盜，太野蠻！忍住點吧，剛才不是已經想透了？八塊錢就八塊錢，什麼事也

不管，你們開你們的公事，沒有我相干！……

罵吧，不同你們計較，強盜土匪！

開了封，幸而沒有事，可是幾個龍頭們出去了。曉得又搗什麼鬼！……唉，不怪老

「吳他們要那樣幹！」

下了班，姓潘的叫他去，像人似的坐在椅子上，一雙白眼又向他翻着了。「你是不想幹了吧？」他問，像法官的神氣。

依着氣哩，就回他一聲「不幹！」罵一頓，痛痛快快罵一頓，捲起行李就走，仇也有得報的。可是，就提不起勁兒，一句話冲到嘴裏就變了：「爲什麼不幹呢？」聲音也抗不起來。

「那你爲什麼搗蛋？」他更翻了大眼。

「搗什麼蛋的我？」

桌子一拍，「人家誣栽你嗎……」

「我不知道……」

「你還不知道？你犯了衆怒，裏面都攻擊你，同事的也攻擊你。想想吧，你吃的什麼飯？你不幹就算，搗別人做什麼？你這樣還當看守，還是老當看守的……」加上一

聲冷笑。『虧得你還是老人，要是新來的嗎，不要讓吃官司的打死嗎？——告訴你，要不是爲了監長接事不久，他們早打了你了……』

『……』

氣塞在胸口，回不出話來。

『還有勤務上，昨天脫了班，還開口罵人，上班時候吃得醉醺醺的，這行嗎？今天又脫班，這是什麼意思？你說，不要幹，我去報告監長讓你去……』他故意不說下去。

媽的！不幹！不幹！一百二十個不幹！要不幹老子卵子比你頭大，別擺你媽的人架子！你們要開公事，你們要這份造孽錢，你們去開，去要，老子不賣這顆良心！什麼？老子說一句淡話就要擠老子走？『入你的親娘呀！——老子！』他在心底先罵了一句。張開口，可又沒了勁兒：『我……』

『我知道你心高得很，小廟裏養不了大菩薩。我也辦不了，報告監長去辦。』他

站起身。

「我，我……」

是該罵他呢，還是求他呢？媽的！真是萬箭穿心呀！嘴都張不開了，怎麼的？

——「我……」

呀！來了救星！

老趙進來說，「老楊，你家嫂嫂來了……」

這不要人命嗎？趕這會兒來幹嗎？瞧，還帶着那股騷勁兒！唉，想起老婆來就捨不得，年紀青青的，能丟掉飯碗叫她受苦去……可是，當着老婆的面向人哀求，像一隻狗樣嗎？……不幹！不幹！

但他呆站在那兒不動也不响。

老婆走進來，像氣，像笑，又像哭似的面孔看着老楊。「跑了，錢呢？怎麼辦……」
姓潘的也怔住了，改了臉色。「這就是你家的嫂嫂？」

這真救了他的窘呀！不由得感激地答了一句：『是的是的，——這是潘主任。』

老婆用她慣常的笑招呼過了。

潘主任說：『好吧，回頭再講。你有事去。』

被赦似的，同老婆走到自己住的宿舍去。老婆哭訴着房東早上如何地逼着她，說今天晚上一定還要來。而且今天的零用錢都沒有，你拔腿跑了，難道家就不要了？

這也都是真話。沒法，同老趙商量點另錢，才給老婆打發走了。回頭潘主任遇到他，又叫到房間裏去對他講：『大家都是做事的，誰個也吃不了雙份飯，哪個好意壞掉人家的飯碗？只要公事上過得去，姓潘的最好的是朋友，不要分出什麼新人舊人，一切都是朋友，大家不要看外了就好。只是這回事太犯衆怒了，大家都不答應，你看怎麼辦？不辦吧，大家不讓，辦吧，都是同事的，怎好意思？而且姓潘的不是「半吊子」，怎肯就報告監長去？爲了大家面子，你也讓一步吧：西監的班別上了，——上也沒意思，

大家都繃着臉，何必呢？——換到南監去罷！——同南監的周子奎對調。

這番話叫老楊還有什麼氣好生感激都說不過來了！到底人不可面相，潘主任的心地倒是好的。下午，便調到南監上班。周子奎雖是潘主任的親戚，從又窮又小的南監調到大號子的西監去，明明知道是潘主任挑他的，但老楊可不能再昧良心說這樣的話。而且當天晚上潘主任又同他閒談了很久，也很客氣。說這裏的情形老楊是很熟悉的，凡事他所不知道的都得仰仗他指點。這裏所有的舊看守都靠不住，他是素知老楊是個忠厚老實的人，所以他很情願做個好朋友。日裏的事叫做公事公辦，不得不如此。叫他別放在心上。並且問他生活的狀況，知道了八塊錢實在不夠他用的，便又說，這都可以設法的，別忙就是了。最後，又問此地哪兒好去玩玩？他是有一點小嗜好的，——不是別的，歡喜個小牌罷了。老楊說，這有何難，如果沒有地方玩，他家裏也可以，只是房子太小罷了。潘主任當然客氣一番，於是他們談得盡歡而散。

調到南監以後的老楊，脾氣也更加好了。不再喝酒，不再罵人，別人也抓不到他的錯處。加着有潘主任在，還會有什麼？

難堪的只是八塊錢一個月再也維持不下去。潘主任雖是沒口子的答應想法子，但法子總還得慢慢地想。老婆鬧得不開交，這真難過。想到那兒設設法吧，那是白想。自從這新監長到任後，勤務上認了真：每天站八點鐘班，補八點鐘勤，剩下八點鐘要吃飯，要睡覺；別的還能做什麼事？連家都少回去了。前兩次還是潘主任高興打牌，他才抽空回去下，可是連睡都沒睡就又跑回來上班了。所以現在要有什麼事都是他老婆跑來找他。她說時間不夠，別跑吧，我來好了。

他覺得老婆太體諒自己了。有時總想抽空回家去一趟，但一下了班全身都痠了，倒頭就睡，那里還有興緻想到老婆？想到吧，也沒有勁兒！媽的，這真不是人過的日子。

子！

老楊也並不是不想到老婆的。比如在這樣的春天，收封以後的號子裏，年青的漂亮一點的少年犯，是時常被人家按在地鋪上打兒鬧兒的。有時甚至連褲子都被人家脫了，一個個瘋了似的跌在他身上，還叫着嚷着，就真個能發洩什麼一般地顛着身子。不到大家笑夠了，被壓在下面的人嗓子叫啞了，這「草堆子」是不會倒的，這時候，老楊能不冒火，能不動心？——可是動心也白動心了，等你下了班，又一身疲倦得要死；就不疲倦，跑家去嗎？時間不夠，又怕脫了班。要緊的是如果給監長查到了，不開除也得記過，他的命令是退了勤也不許出門的。

老楊儘管爲了潘主任的好感不再罵人了，但在這種時候也不得不罵一聲：『人你的親娘呀！——老子！』

而且，他狗入的有着老婆，還有着媳婦……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當看守的該死？

話是這末說，老楊也並不是時常這樣的。——因為窮就會給這些事攪忘了。十塊變成八塊，一月就空下兩塊錢的債。公事錢他還是賭咒不用的，買了醬菜送給窮案子吃了。——實在，這些日子來，這種造孽錢也少起來啦。會審處取消後，就沒見好案子來。法院裏煙犯只判罰金；有錢的不坐牢；坐牢的沒有錢；號子裏也窮得天天當當，看守除了餉錢，沒有好處。買鴉片可以落錢的生意呀，可是窮了，賣的也少啦。老楊根本就不做這行生意，八塊就是八塊，除了伙食，夠養什麼家！

老楊實在沒辦法了。在一天晚上問了潘主任：『能想點什麼法子嗎？……』

潘主任皺着眉頭，『難……』他說。

老楊更皺緊了眉。

『有呢，是有一個辦法。』潘主任閉起他的小眼睛。『但怕不能做……』

『什麼都能做！只要……』只要不再欠下債就好。

潘主任笑了一聲，『你呢，自然什麼都能做，不用說。可是我說的是你的嫂嫂。』

……」

這可怪了！她還有什麼做的？到底是什麼事呢？『怎麼？』

潘主任還是搖頭。說這件事並不難，只怕女人不肯拋頭露面做這行事。因為那邊女監裏有了一個女看守的位置，監長正找不出人來。他有心荐嫂嫂去的，怕說出了他不高興。

這有什麼不高興的？潘主任真太好，太顧慮了！怕當看守丟人嗎？自己就當看守！怕什麼？可是『待遇上？』

『工錢不大，只四塊錢。』

這算盤打得來：四塊錢不多，但如果事情成功了，第一房子可退掉，一月省下兩塊錢，老婆孩子的生活又有着。自己的八塊錢除了伙食可有餘了——幾時穿過這樣的寬鞋子啊？

老楊歡天喜地地答應下來，說請潘主任無論如何幫個忙，他老婆一定可以幹

的。潘主任可還不動聲色，說你別儘歡喜，女人的心思不同，你肯了她不一定肯，還是回去問實了再說。他可以給位置保留着。老楊說這是不成問題的，請潘主任就去說妥了，免得再有變卦。老婆，當晚就回去告訴她。潘主任還蕩着他：『不忙，不忙。』老楊可請了一班假，回家去了。

告訴了老婆，老婆低了頭不響。一頭高興冷了半截。媽的，她真不肯幹嗎？每天只顧嚷着要錢，教你去掙錢就不來了。男人真是你們的牛馬，『爲什麼呢？』

含着半眶眼淚的老婆，微微抬起臉看着他。『我不高興去……』

『不高興？我要不高興也不做事，行嗎？』

『告訴你，我要去當女看守不會有好處的……』

怎麼沒有好處？難道窮還沒窮夠。『怎麼講？』

低聲地說：『不怎麼講。我想去了沒有好處。』她又抬起頭看着他。想笑，也沒笑出來。

這夠叫人生氣了！『到底什麼意思？你說！』

『沒有什麼意思。』

『那你就得去！』

老婆嘆了一口氣。『一定要我去？』

誰同你開玩笑的？『一定！』

『我去可以；將來如果有什麼事，可別怨我！』

這是什麼話！悶葫蘆！『有什麼事，你說？』

『我不過這末說。誰知道會有什麼事呢？出去做事又是第一回，又曉得做得好
做不好？』

哦，這個怕什麼！真是女人見識！『不礙事，你去幹好了！有潘主任哩！』

『什麼？』她吃一驚似的。

『這事情是潘主任說成的。』

她又不經意地問道：『就是前回來的那潘主任？』

『還有別個潘主任？』女人真會嚙。

這天他就住在家裏。但花了一毛錢給代班的預備看守。

四

這真是意外的歡喜！

家是沒有了，省却一個累贅，老婆自己有了事，不再同他嚙。一個人自由自在的過活，是怎樣適意的事！

在看守裏誰個有他快樂？雖然，「公事錢」越來越少，別人都皺起眉頭，他可滿不在乎。高起興還弄二兩酒灌灌，好在心中無事，醉了也不會罵人。不過別人氣量太小，都有點氣不忿，這可怪了，老楊沒有用到你們的錢，管得着？

別人總歸氣量小。比如張子華那新看守吧，第一個刻薄嘴。一遇到別人說到他不用錢，或者說他做錯事，他就冷冷地哼一聲，說：『我沒有漂亮老婆，那來的錢用？』要不然就是：『我的老婆不當看守噯，什麼事會中你們的意？』

更氣人的是那預備看守小王。他仗着是張子華的小舅子吧，也跟在裏面俏皮，『那我明天也討個漂亮老婆！』媽的，你的姐姐爲什麼不嫁給我老楊的？

但老楊總算氣量大起來了。遇到這些諷言諷語，只裝沒聽見算了。本來，這種事情又怎好認真地鬥氣？

可是人們總不原諒他。再讓步一點，還是這樣。甚至更厲害起來哩。一天，他剛進了南監的鐵門，就聽見門外的人笑了：

『入你的親娘呀！——老子！』明明是有人學他的罵人。

別人笑了；另一個人說道：『不要入親娘了，老婆都入不到手！』

一個冷冷的聲音：『他哇！——看別人入他老婆！』

「看誰——你嗎？」

「哈哈！」

「等我當主任的！」

「哈哈！」

媽的！這班狗入的不得好死，老子憑人吃飯，沒偷沒拿，要你們笑白口嚼舌頭，下拔舌地獄的畜生！你們的媽才偷人哩！不要臉的東西！看人吃肉淌口水，也不算人是人，別眼紅，世界上好差事多哩，你做你的！

別人沒他大量，還是嘖嘖咕咕地，背着身子歪嘴吊眼地做怪像。媽的，真沒好人過的日子？以前是窮的要死，好容易給老婆找到事了，日子該好過了？偏又終天的聽閒話！天啦！你還要不要人活呢？……

氣不過，還是喝酒吧，媽的！

三杯下肚，老楊心事也都消了，幫回來，正趕上班。

看守們在分賬哩。方桌旁圍滿了人。老蔣坐在那里打着算盤，算珠子清清脆脆地在響。老楊可沒正眼瞧這些事，一知道這是做什麼的，便走開上班去了。

別人可不等他去遠，就給一句句不好聽的話丟到他屁後來了：

『看白拿錢不管事的廢料！』

『人家不在乎！』

『不在乎就別當看守！』

『不當看守當烏龜嗎？』

哈哈一陣大笑，銅板就響起來了。

入你們的親娘呀！——老子到處拿老子開心呀？我沒叫你們不拿公事錢呀，恨我做什麼？你們這班賣掉良心的畜生！一定要別人也賣掉良心嗎？不得好死的畜生！

可是畜生來了。——那張子華手拿着二十幾個銅板走過來了：『喂，你的一份，』

八分，二百四。——是兩塊錢，二十五份折賬。」

不看見這造孽錢不生氣，媽的，曉得這是用什麼換來的錢？是犯人的妻子兒女磕頭募化來的，還是典衣當褲來的，還是點點血汗換來的。每天在補勤班上管接見的時候，有幾個犯人不是哭哭啼啼地喊着錢呀錢呀的？要不是知道自己是男子漢，要不是天天看慣了，眼淚都淌下了，而這個錢，這幾個錢就是哭哭啼啼地哭出來的！用它，良心能安嗎？——我不用！不用！

遞了來可沒有好臉色給你看！『喂！』

號子裏那幾個窮苦的犯人就跑來了。他們聽慣這『喂』的聲音，知道小菜子又來了。——可是今天沒有看見小菜子，只見老楊指着那姓張的新看守說：『給他們買小菜子吃，我不要！』

張子華一翻眼可氣上來了。『媽的我管你！』嘩的給銅板都摔下地。

『你忤誰媽的！——老子受你欺嗎！』

張子華也不肯讓：『你擺什麼臭架子？我是看你眼色來的？』
不要臉，不要良心的東西！還到我面前撒野！老子要這個臭錢？滾你媽的！『我教你送來的？』

『你不要拉倒！你罵誰？老子派給你罵的？——媽的×！有漂亮老婆可不能在老子面前撒野……』

『媽的×你放什麼臭！老子揍你！』
喝了酒的老楊你們別再當他是棉花，摔掉帽子就動手。張子華也不充孬，『揍你！』也衝上來。這可忙了這兩個犯人，拚命地把他們拉開，硬把張子華推出門去。

『下班再說，下班再說！』

門外的張子華可大喊大叫地罵了。他的小舅子小王又是老婆長老婆短的在「晾揚腔」。中間又夾了別人的雜七雜八的言語：

『他不要就滾他媽的×！』

「他是罵我們大家的！不行！找他！」

「他瞧不起大家，大家也瞧不起他！揍！」

「取消他的份子！」

「滾他的蛋！」

老子能老給你們罵？媽的×！別瞎了眼！老子是好惹的？「入你的親娘呀——老子！你欺負你的老子。你別做夢……」

門裏門外罵成一片。

等下了班，門外兇糾糾地站滿了看守。老楊從人縫裏穿過去，潘主任正招呼他哩。

看守們吵吵嚷嚷地鬧起來，潘主任對大家說，別鬧，自有交代給你們，轉身帶老楊進了房間。

潘主任先嘆了一口氣。說他是太「那個」了，前次就爲了這件事，今天又來了。

干犯衆怒的事是幹不得的，爲什麼不留心？你自己不要錢，放在心裏；掛在嘴上，不招人怨嗎？你瞧，事情糟透了，大家硬要同你拚了，怎麼辦？他們要你走，你不走，他們就全體走哩！

事情可玩大了！誰想他們全體同他搗？可是老楊不是蠢種，他能受人氣？『要走就走！可是他們將來別後悔！——姓楊的也不是好惹的！放明白些！』

潘主任解釋把他聽：他當然不能就讓他走，他們是好朋友。不過他們既鬧起來，自然不肯善自罷休。這要大家讓讓步，不要各走極端才好調解。現在就是同你商量下，只要不要故意爲難，他便負責去調解一下。

調解自好，可有什麼辦法？

潘主任的意思，就是要老楊自己放棄了「公事錢」的份子，從此不拿這個錢，表示自己的認錯，也許大家可以過去了。——但這是他的辦法，大家怎樣，不得而知，如果他同意了就去說了看。

潘主任的盛意太可感了，怎能不同意？而且這份子錢不拿，於他有什麼呢？正是求之不得的事！近來新案子少了，就沒錢進；老吳一班人又把持着，輕易也弄不到錢。分這份子根本就是不吃魚白沾腥的事。

『好的，就這末辦！』

這件事裏外有潘主任的調解還有不了結的老楊倒覺一身輕鬆起來了。良心上難過的事再也不會做了，便一下想起了老吳。在西監的鐵門口找到他，低聲地給這件事告訴他，他說，這還是你一個人良心上的事。看着吧，不多久了，就會有好把戲玩出來。老楊再追問，就說到時候自會知道的，別要響。

事情就這末過去了。老楊的生活毫無變動。只是勤務太忙了，日夜沒有閑。現在沒了家，也沒處跑。但有時想到老婆，又看到號子裏囚犯的胡打胡鬧，就難過。他也曾到女監那邊去過，但是日裏——晚上就禁止兩邊交通了，這是監長的命令——他去看了看老婆和孩子所住的一間房子，覺得很滿意。不過走回來的時候，心上總有

層說不出的滋味。

偏巧事情忙，外邊一聲叫，說法院裏檢察官來了。看守們就七手八腳地忙起來，亂叫着犯人掃地，收東西，藏爐子，拆高鋪，號子裏就翻了天，鬧得烏煙瘴氣。鴉片槍塞進牆洞裏，打屁股的號板子藏在鋪底下，什麼都舒齊了，大家才歎口氣。外面頭門上扯一下鈴子，看守就叫一聲，『來了，進號子！』

於是乎全院子靜寂無聲。

老楊看到這付模樣就笑。

檢察官進來了，監長陪着他，後面還有一個書記官，一個法警。慢吞吞地在樞柱外邊轉個圈子，便出去了。

於是閔的一聲大家又擁出號子。

這樣的視察老楊也看過幾十次了。

但這次可不同：大家以為檢察官走了，他却還在監長的房間裏。並且開了提票

來提人哩！

『什麼提堂？』

立刻，大家更沒頭蒼蠅似的忙了。龍頭們都跑回號子去對大家說話：『你們聽着：上邊檢察官提堂了，不管問什麼不許瞎講廢話！哪個有一言半句的話，可留神他的命！』

鐵門外邊叫起名子來，於是四個人：一個花案，兩個煙案，一個未決的錢糧案子被提上去了。主任派老楊跟上去照應，值堂。

這可怪了；檢察官居然問起犯人來：『你來的時候有人開你的公事嗎？有人虐待你嗎？』
『這裏有龍頭嗎？你到底花了多少錢？你抬過馬桶沒有……』

難道檢察官真是來調查這件事的？真這樣的好檢察官嗎？瞧，他什麼都問了，這一點不會錯，是爲了這件事。可是誰攪的哦，他明白了。

可是不爭氣的是這四個犯人！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沒有！死豬爲什麼不講受

了罪還不說嗎？——可真問完了也沒人說出半句。便送回去了。

又提了四個！也沒講什麼，再提四個也是『不知道』、『不曉得』。老楊可着急了，爲什麼不提「他們」呢？檢察官胡塗。

末了，越提越不對了。連龍頭也提了，吃份子的也提了。媽的，去問鬼吧！老楊望着歎了氣了。

檢察官問一個老犯說：『你吃過「大餅」嗎？』

犯人很認真地答了一聲：『吃過的呀！』

怪了！他倒肯說？檢察官的眼也睜大了，監長的面孔也發白了，呀！這夠有味了！給完全說出來吧！——到底現了天啦！

可是他怎麼說的？

● 虐待新犯人私刑之一，以馬桶蓋套在頸間。

「我一共吃過兩回：一回是我家送來的油大餅，一回是朋友送來的蔥花餅。

……」

媽的！連檢察官都給他引笑了。這真氣死人！老犯人太狡猾！

「什麼？「桂花樹」嗎？在保安處後面有兩棵，此地沒有……」「霸王舉鼎？」

……這玩意在外邊玩過的：我每天得舉十下子石鎖石担子，這里……」嚴重地搖着頭，「可不許玩啦！」

「毛竹筍燒肉 該吃過了？」

大不為然地搖搖頭，「噯，毛竹筍過貴啦！吃不起。過年過節整長燒一頓肉，都是青菜白菜；那來的竹筍？」

● 使犯人抱馬桶叫「抱桂花樹。」

● 指以毛竹板打屁股。

「看金魚」呢，他說是牢裏沒有魚池子；「摸金魚」更說不到了；「撒魚網」那還能夠真教人笑又不是；氣又不是，老楊可不要再聽了。檢察官也沒有了勁！就完了。

上自獄官，下至龍頭都鬆了一口氣，慢慢地笑出來了。檢察官還不就是這末一回事？於是搭高鋪，搬爐子，掏煙槍，加油，點燈，大牢裏就又天下太平。

不高興的只有老吳一個，像掉了什麼寶貝似的，鼓着嘴不聲不響，到處有人談着「吃大餅，」「毛竹筍燒肉」的笑話，哈哈地笑着。老楊一轉身走開了，遇到老吳在鐵門口洞裏張望哩。

「走了嗎？」老吳問：

● 私刑；按犯人之頭納入馬桶。

● 撒開棉被蒙蓋住犯人，使勿出聲，爲打犯人之預備。

『走了啦。』

『糟糕……』

『怎麼？』

『我們弄錯了！錯了！完全錯了！他們是……』

『那怎麼辦？』

『再想別的法子……』

有人來，走開了。

可是還有什麼法子呢？

老楊像丟了寶貝似的溜出門喝酒去了。

隔壁縣政府花園裏的桃花開了又謝了，老楊的心裏還是惱悶着，終天惱悶着。也不是生活過不去；他比別人總算高一點。就是不拿份子錢吧，也沒關係。他本來就不用它的。而且他還相反地希望着。那爲什麼惱悶着自己也說不出。

看守們對他是不好，但也不會碰壞過他一根寒毛呀！有人在背後說：檢察官無緣無故的跑來做什麼？還不是有了鬼！——地頭無鬼不生災！——哪個是鬼？只要冷眼看看就知道。那一天不慌不忙的是哪一個？有點兒幸災樂禍的是哪一個？

因此有人把眼睛釘在老楊的身上了。

釘，還不隨他們釘！橫豎沒有做心是實的。也沒有那個敢當面來問他。背地下冷言冷語自然不好受，老楊現在可不敢再造次了。『他們都是一班餓鬼，惹不得！』所以有什麼話他只當作耳邊風。——耳邊風也不是好忍受的，老楊自然也不高興這個。但這個不能使老楊就苦成這個樣子呀！

偷了一點空，就一百文打二兩酒灌灌。灌了要能睡，就再好不過，睡不着可就糟。

眼釘住監長房間窗戶上動着的影子。『狗入的畜生！老婆，媳婦，還成個人家。入你的親娘的，——老子。』

要不然，在號子外轉一趟，一邊叫着：『安穩一點吧！胡打胡鬧做什麼。壓傷了那兒又打架！——媽的野狗似的起來！不起來我去報告了！』一邊走開，遠了，還咕嚕着：『畜生，也是畜生！』

就是這末着，也不能消了他的惱悶呀！

同事的咕嚕得更厲害，但總沒有證據，不能怎麼他，不過也越過越討厭了，老楊的惱悶也更深起來。老吳又告訴他，凡事得留意，別人又要對付你。

這怕什麼？公事錢的事，他是再也不談了。他是反對這件事的，但可沒有法子反對別人。檢察官來了也沒用，還有什麼法子？老吳他們是有法子的，他可又不贊成。現在他是不拿份子的了，良心上也安了，從此不談份子事，就得了，還管得着別人？——既不管別人，別人又何必管我？檢察官的事又不是他幹的，沒有證據，對付他什麼？

——我不犯人，人也不要犯我！

但是，他依然地惱悶。

喝酒呀！

半醉了，便在更道裏走趟子。走倦了，又南監竄到西監，西監竄到北監；號子裏又胡打胡鬧，窗子上又人影搖動。『媽的×……』走過同事們身旁，又聽見冷言冷語。受不得，『走！』

天纔黑，乘着監長不注意，他跑進老婆的房間。

老婆吃了一驚：『做什麼，你？』

笑笑，眯着一雙眼在笑。

『你做什麼？』

不講話，儘笑。

天黑下來，他總不走。老婆着急了：趕他不走，要點燈，吹熄了；要出去，拖住了。

『別要胡纏！趕快走……不走要闖禍的！』

他還是笑。『你，你……怎麼不……理……我？』

『別纏好罷……有人來……』老婆哀求的聲音，要哭了。

『怕什麼！』

老婆怎麼拗得過他？

忽然，老婆像聽見了什麼，豎起耳朵，他也彷彿覺得窗子外邊有人。『別響。』他說。可是老婆忽然故意似的，放大了聲音說：『哎呀，孩子還在外面玩呢！我去找他。』

手下捏了老婆一把，低聲地：『嚷什麼！』

老婆慌張地低聲地告訴他：『怕是王老太，——另一個女看守。——這末一說，她就不進來了。』

『不會是她，她告訴我有事去了。——我碰見的。』

『是她！她說：『不然，是誰？』』

他狐疑着。

『快走吧！』老婆哀求地催他。

他不肯走，不想走。老婆恐嚇他，如果不是王老太，一定會有人去告訴監長的，那就糟了！——這樣才給老楊推出門。當他經過監長窗戶底下的時候，監長一聲喝住他：『誰呀？』

他站住了。『我。』

監長仔細地在燈光下看他一眼，『哼，』他冷笑一聲：『我知道了，你去罷！』這可毀了！

但他看見潘主任遠遠地站在監長身後哩——爲什麼不替他說一句好話？頭還有點昏，他一步一步地拖着自己回房間去。同事的都抿着嘴笑。沒有人招呼他。他想哭了。

不一會工夫，潘主任來了。他急得什麼似的，說他不應該做這件事，這叫他怎麼

辦！他們是朋友，不能不幫忙，但監長知道了，正生氣；同事的又都說你的壞話，叫人怎麼幫忙呢？要知道這禍根還在開公事錢的問題上，所以你以前弄壞了。

老楊低着頭，不聲不響地。

但朋友也不能不幫忙，總要竭力幫到那里是那里。他已經同監長說了，要你自已請長假；你家嫂嫂可以暫時留下來，——這已經是監長特別的恩典了。至於你自已的事，別着急，我總另外替你設法，像這樣八塊錢的事還容易找。別灰心，我們總是朋友。

老楊低下頭，什麼話也沒有。只慚愧得想哭。

朋友這樣地幫忙，還有什麼話說？

外邊看守們真的吵起來，帶諷帶罵地嚷成一片。但老楊沒有耳朵聽。潘主任說他去按住他們。——果然，不一會，大家也不響了。他只偷偷地罵了一句『入你的親娘呀！——老子！』

過了一個幽長的夜……。

第二天早晨，老楊打了行李，算了伙食賬，便在許多看守們欲笑不笑的眼睛底下走出大門。門口只有潘主任送他，還有老趙同他點了一個頭。連老婆那里也不好意思去看，只請潘主任轉告她，說他今天暫時住在某一家小旅館裏，便拔步走了。

一個輕飄的身子裏裝着一付鉛樣重的心，在縣政府門前的大路上走着。不知道要想哭呢還是要想笑，釘眼在地上，直向前走……

路中心有一條蚯蚓，幾乎被他踏死，一閃身讓開了。這時忽然想起臨走時不會招呼一聲老吳，懊悔得要死。

一轉身，想再回頭吧，抬眼看見花園裏落了花的桃樹，嘆了口氣。覺得不好，便又低了頭直向前走……

暮

三十多部洋襪機一起搖起來，震得房子都發抖。一邊『嘩啦嘩啦』搖襪筒子，一邊就『格哩格鐸』挑襪跟，叫你聽不見一點聲語言：要話說，就得捏緊了嗓子去叫，像跟人吵架的一樣。有時大家停下手，洋襪機一聲不響了，彷彿揭去了這屋頂蓋似的，什麼都飛跑了。——不過，你要靜下一分鐘來，你才曉得這個大家叫做第二織襪工廠的房子裏並不是毫無聲息，那時還可以聽到一陣『呼~~~~呼~~~~』的聲音，很低很低，像一隻老母猪打着鼾——那是搖紗車的聲響。

三丈多深寬見方的房子裏，擺了四條長桌子：對牆是一邊一條，中央並排着兩條。坐在中央的人臉對臉，跟靠牆的兩排人就正好屁股對着屁股。在兩排屁股當中，像長蛇一樣接接連連地擺着好多張搖紗車子。打洋襪子的青年犯把膀子搖成一

個個小圓圈兒，搖紗的老犯人也把紗綳子轉成一個大圓球兒。洋襪機的聲音震得房子發抖，紗車的聲音却埋在它的聲音裏。

這第二織襪工廠跟隔壁襪工廠一樣，整天地搖着；也跟別的什麼印刷工廠裁縫工廠一樣，長年地工作着：一天挨着一天，沒有個停止。大家也就像沒有一點心事，一天挨一天朝前過着日子，沒有個頭，也沒有個尾。

可是今天有點不同。

坐在中央朝南一排第七個位置上的龔喜兒，打吃過第二頓飯，襪子就搖得不起勁，不時用眼溜着大胖子李主任，只要一看不見他的影子，就放下挑針問別人：

『你聽見嗎，說大赦了？』

李主任把他的大肚子朝門口一堵，喝聲：『做什麼！』龔喜兒便把頭一揚，又搖起他的洋襪機。

大家也就搖起洋襪機和紗車。但有一個小東西在各人心裏鑽着，你看我，我看

你，想聽到點什麼，可又什麼也聽不見。只是手有點兒懶懶地用不起勁。

龔喜兒看着李主任的後影子，罵道：『別狠！看老子出去揍不死你！』可是那聲音聽不見。李主任也走出工廠了。

洋襪機像將要收陣的雷雨一樣，慢慢地停下來了。龔喜兒摔掉挑針，就轉過屁股問對牆的羅鼎那孩子：

『小羅是你說的嗎？』

羅鼎還搖着洋襪機，扭過頭來先溜門外一眼，狠狠地點下頭。

龔喜兒對他屁股一拳，『媽的皮，鬼頭鬼腦的——真的假的？』

羅鼎把挑針夾在右手裏，五個指頭抓一抓，『鬼●你是王八』

洋襪機全停下了，像一把刀切的，房子裏靜了下來。各人心上燒起一把火，起先

還捺在心底下，等到龔喜兒從座位上跳起來大叫了一聲：

『哦！真大赦嘍！』

各人心底的火把冒出來了：

「孩子的爹」第一個跑過來，翻大了左邊一隻獨眼問：『真的哪一天？』

連紗車子也像全停了，大家把個羅鼎和龔喜兒圍在當中。你一句我一句地叫起來了：

——『哪個說的？』『全赦嗎？』『在哪一天？』『無期的赦不赦？』『又選大

總統嗎？』

龔喜兒歡喜得說不出話，只顧搔他蓋在頭髮底下的禿頭皮。羅鼎給問得回不出娘家來，便推開了衆人：『你們問外役吳志皋去！他說的！』他轉身又去打襪子。

各人散開了，可是襪子也不打了，紗也不搖了，彷彿就等着開牢門似的。只有羅鼎還嘩啦嘩啦地在搖着機器。龔喜兒伸手打他一巴掌，『媽的皮！趕去死啦！』

機器不響了大家也不講話

這時只聽得一張紗車子還在『呼～～呼～～』地響。

搖紗的是殺人犯老頭子梁正富，他正在駝着背，把眼睛吃在紗錘上，輕輕兒搖哩。什麼也沒聽見似的。龔喜兒一脚踢開他的紗綳子：『梁老頭兒！別搖了！大赦嘍！』

梁正富仰起臉來，雲把着眼，臉上皺起一堆皺紋來，他笑了：『龔大爺，別跟小的鬧吧！』他又揉揉眼，『什麼大瀉小瀉，我不懂哦！』

大家一陣鬨笑，弄得梁正富更呆了。像被獵人圍起來的一隻兔子樣，只想逃走。龔喜兒搔着頭皮說：『大赦，就是把我們赦出牢去——出牢！懂不懂？』

『出牢？』梁正富搖搖頭，又拉過紗車子來，『他們不讓我出去嘍，這輩子！』他又接上紗頭，『龔大爺，你說，我是個殺人的嗎？阿彌陀佛！天老爺在上……』他抹抹眼睛，又搖起車子來。

突然，從背後伸出大個兒孟祥生的一隻大手，將紗車連綳子扔到一邊去了。

『搖嗎嚷？奶奶的天黑了！』

梁正富還是把臉上堆滿了皺紋，笑着。一邊偷眼從屋頂天窗裏看出去，只見黑團團的雲彩在天上飄過，就像要壓到屋頂上來了，這才丟了手，彷彿還是在田裏似的歎口長氣：『天老爺又要作雪了！』

大家七言八語地又吵鬧起來。梁正富也不敢再搖車子，只好呆呆地坐在那兒，一聲不響地聽人家講東說西。

龔喜兒手插在頭髮裏，算着他自己的賬：『坐了九年……還有三年，赦他媽的一半吧，——不，就是三停兒赦一停吧，也赦到了！』他抓緊個拳頭：『奶奶的！他不赦我，是狗入的！』

『他媽的！你才坐幾年？！』大個兒孟祥生把他破大衣一揮，看着龔喜兒頭頂上那塊禿疤。『九年算什麼？老子是民國十年——發大水的那一年進來的，——十一年！』

羅鼎笑迷迷地細起一雙眼，『老子不用算，判了一年總得放出去！』

孟祥生眼睛一翻：『小婊姪兒！你逃兵算個什麼？——屌毛灰的官司！』

羅鼎急紅了臉：『喲！官司大罪大！』

孟祥生正要發作，剛巧鴉片鬼子戚大叫起來了：『孟大爺！我判了一年赦到嗎？』

靠門口坐的朱登雲對着戚大一呷，『笨種！老子十五年的強盜官司都赦得到，

你還問！打你媽的行李去罷！』

戚大便屈着焦黃長指甲的手指計算日子去了。「孩子的爺」在咕嚕着：『此

地到南京，一天；到蕪湖，一天……』

羅鼎接着說道：『操孩子媽媽，一天……』

龔喜兒問着這個那個：『你呢……你呢……你幾年……』

坐在角落上的袁老頭兒瀟着嘴笑了：『阿彌陀佛！這真是菩薩的保佑呀！想想

看，犯了王法，又放出去，是容易的嗎……你們應該多唸唸金剛經！』

就像一顆顆的心要跳出胸口似的，一個個人都想跳出牢門。二三十張嘴是二三十掛鞭炮，不住的劈劈拍拍地在放。只有一些三月五號以後才判的犯人們，挨不到赦的，在一旁像看着人家吃魚吃肉的叫花子一樣，有點歡喜，也有點難過，呆呆地一聲不響。

只有梁正富在那兒也不歡喜，也不難過，只是聽着，聽着，像聽着括西北風似的。大家不知爲什麼又笑起來，李主任突然把他的大肚子堵在門口，大叫一聲『做什麼！』

三十幾部洋襪機又『嘩啦嘩啦』『格哩格鐸』鬧起來了。梁正富這才又駝起背，眼睛吃到紗錘上去搖起車子來。把它那『呼～～呼～～』的聲音埋在那嘈雜的聲浪裏。可是天上更加黑暗起來，他看不見紗頭了。

玄字號監房的鐵門大開着，一隊從各個工廠裏送回來的犯人像羣豬樣的被

趕進來。脚步子唏哩嘩啦，講話的噉噉喳喳，大肚子李主任漲紅了臉叫道：

『走齊了！不許講話！』

可是今天沒有用，誰也不理他，「大赦」，「出牢」，像時疫病樣在每個人嘴上掛着。

雙喜兒更像一隻猴子在人襠裏竄來竄去，用胳膊肘子把人一碰：『喂，你呢？怎麼樣？』

『不許講話！』

李主任吆喝不動，便退到排尾上來，梁正富擺着一雙外八字脚，一歪一扭地追
着前面，但已經落後五六尺遠了。李主任從後面擽了一掌，罵道：

『媽的！還在後面想什麼心思？！』

梁正富一個跟跄衝有丈把遠，撞到孟祥生的背上，這才站住脚。孟大個兒一轉
膀子，又把他撞了回來，『媽的皮想死嗎？』

梁正富這才立定脚，又趕忙堆起一臉皺紋來，向孟大個兒笑着：『孟大爺，對不
起！』立刻又轉身向李主任灣下腰，笑着：『主任主任！對不起！』

李主任揚着臉叫道：『立正！——向右——轉！』隨手把梁正富一把抓轉了身。
『報數！』

監房裏四五十扇門一起打開，門對着門，像兩排蜜蜂窩。報完數，犯人們挨着數走進號子。陰司鬼的管看守像有三天沒吃飯，刺叭着一雙腿，一步三搖地挨着號子關門，落鎖。然後從門洞裏再張一眼。龔喜兒搶在他前面，也一號挨一號地問道：『怎麼樣？[？]』梁正富却跟在管看守的後面。

管看守一邊關着門，一邊罵着龔喜兒：『你別慌，媽的，今晚就叫你走後門出去！』

梁正富在二十六號門口站住了，管看守早把門扇開着，等他。龔喜兒忽然掉回頭來：『梁老頭兒，你赦到了沒有？』

◎ 犯人死後由後門拖出去，——俗稱拖牢洞子，——此處係罵其「死」。

梁正富楞一楞，臉上皺出幾根笑紋來，道：『嗯……赦到了吧……我不曉得。』轉身剛要跨進門，管看守霍的把門扇朝梁正富的屁股上打過去。冷冷地笑道：

『出去！全出去！讓老子們回家去享福！』

梁正富摸摸屁股，轉過身來，又趕忙陪笑道：『對不住，對不住，看守先生！』
管看守早走過去了。

關進了號子，梁正富像回到自己家裏一樣放下了心。一出了門，處處不自在，處處受欺負，處處要陪人家笑臉子，要不是爲了搖紗可以找點蘿蔔乾子錢，他是寧願不出去做工的。在這間號子裏，他自由自在，沒有什麼壓迫。窗子永遠開在背後牆上，天天射進陽光來，木坑靠在左手牆上，天天讓他睡覺；門開在右手，門上有着八寸見方的小洞，讓他好同朋友談話；馬桶箱埋在地下，碗盞筷子放在床肚裏，小包袱枕在頭底下……這裏的任何東西都使他覺得親切有味，彷彿就是他的朋友一樣，親戚，家人一樣。每天下工一回來，他就躺在鋪上睡這末一會兒，直直腰，然後爬起來在鋪

前地板上來回走趟子。從門到窗子就只有一張鋪長短，三腳兩步就要轉到頭的；他把脚步子縮小了，於是走來走去，每天走上幾百趟，連鋪前那塊地板都磨得有一條深深的溝，快要通了。可是他今天忘了躺，也忘了走趟子，却在鋪邊上坐下了。

門外弄堂裏嘰嘰喳喳吵起來了：

「誰說的——吳志皋？」

「救去三分之一嗎？」

「喂！龔喜兒！龔喜兒真的嗎？」

「小羅！小羅——啊！吳志皋來了！吳志皋！吳志皋！這裡來！」

「這兒來！吳志皋！」

「來呀！來呀！吳志皋！」

中間還夾着管看守的罵聲，和吳志皋的聲音：

「晚上告訴你們晚上來告訴你們不要吵！不要吵！主任來了！」

梁正富起身走到窗子跟前，站住了。窗外一堵高高的灰色牆，牆裏一條三丈多寬的更道，地下滿鋪着枯黃的衰草，中間有一條脚印，像道小溝。

霎把着眼睛，梁正富盯着枯草就想起了鄉下家裏。

『不會的吧？以前不是那樣求他們都不放的嗎？』他跟自己說着話，想着。

門外弄堂裏有人嚷着：『回家就好了！回家就……』

『回家……』梁正富慢吞吞地想着。

他還想得起他那個家哩！靠近一個小汪塘，一棵老槐樹底下有兩間矮草房。房裏東頭放着灶；西頭放着床。屋後是個毛廁，屋前是個空場。一條狗，兩隻雞，兒子在地裏做活，老婆子在灶下燒飯，他自己就織着草鞋。他的家不是平平安安地過活着嗎？

梁正富嘆了一口氣，『十年哪……』

那真是十年以前的事了。自從被人家無緣無故地抓了進來以後，沒有再見過他的家了。就是他的兒子，自從他進來後，也祇來了兩回，每回還都是怒氣沖沖地，像

同誰淘氣，後來就再也不見來了。老婆子只說他不學好，出去了；旁人更造他的謠言，說幹了什麼了，這果是真的嗎？

『可是老婆子……』

老婆子又上哪兒去了呢？起頭一年還是每月來一趟兩趟，後來怎麼越來越稀了呢？爲什麼她也更老更窮了呢？——窮也不怕，爲什麼七八年中也不來一趟呢？

『七八年……』

梁正富盯着枯草，在發呆了。

這時弄堂裏噪得更兇，管看守的吆喝也聽不到了。龔喜兒的喉嚨最響亮：

『你說，一出牢門第一樁做什麼事？』

孟大個兒的聲音答道：『奶奶的！出門任麼事都不幹，先買他三斤蹄子！』

『呸！龔喜兒說：『烟頂要緊！一出大門尿都不尿就先買包強盜牌！』

一個慢吞吞的聲音說：『不過癮……我看還是先去弄兩口。』

『媽的皮，大煙鬼！』

『你呢？羅鼎！』

『打野鷄！』

一陣笑聲。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南無地藏王菩薩……南無……』

袁老頭兒在唸着，忽然停下了：『年青人不要再胡思亂想了，你們——能出去的還是早點回家吧……』

梁正富走到門邊，把頭朝門洞外一伸，只見弄堂裏一個門上一個頭，比茶館裏還熱鬧，他又縮回頭去，摸摸多年不剪的鬍子，想道：『回家嗎……』

只聽朱登雲的聲音罵道：『唸你的倒頭金剛經吧！——老子一出門偏上太湖去——要就不要放！』

『哎呀！』戚大的聲音，像被狗咬了似的：『我還要到法院裏去算賬！他媽媽』

的！

『還打官司嗎？大煙鬼兒？』

『混賬！混賬！你們算罷！判了一年，坐了四個月黑牢，[⊙]到這裏又整整十個月，不大赦我也滿期了！他媽的！我明兒出水[⊙]算大赦呢，還算滿期呢？』

『又算大赦又算滿期吧！你先走後門出去，再走前門出去，讓你出兩回牢！』
一陣哈哈大笑。

『混賬！混賬！我要上法院去算賬！我要上法院去算賬！』

梁正富又走到窗口來，摸着鬍子，『回去，』他想，『回去……』

抬起頭來看着黑洞洞的天，快晚了。有幾片雪花兒輕輕地飄下來，在半空裏搖

⊙ 判決以前所坐的牢叫稱「黑牢。」——這是指時間而言，非另有其地。

⊙ 「出獄」叫做「出水。」

搖擺擺地轉了幾個灣兒，落到枯草裏，不見了。

電燈亮了。

梁正富坐到鋪上，背靠着窗子右邊的牆。兩隻手抱着兩個膝頭，兩隻腳套在薄棉被裏，一雙眼就盯着自己的膝頭。

燈光像褪了色的黃紙，照着發黃的粉牆，梁正富彷彿被包在濃霧裏了。抬頭只看見一扇長方形黑洞洞的門，從門上小洞裏投進一塊四四方方的更淡的光，落在地上像塊手帕兒。回轉頭去，鐵窗外邊有點亮光，橫照着那條更道。從這光影裏篩過團團片片的雪花，它輕輕地，像怕驚醒了人似的那末蹣手蹣腳地望黑地裏洒。梁正富輕輕打個寒噤，把薄棉被又拉上一點。

各個號子裏還哇啦哇啦同別個號子裏談話，才換了班的楊看守把他的皮鞋跟子在水門汀上敲得哭哭地響。但梁正富像沒聽見這些聲響，還是抱着膝頭子，呆

呆地想着什麼。

忽然，遠處哪一個號子裏有人大聲歡叫起來了。那聲音就像在夢裏聽見的。但它越來越近，越來越大，彷彿是一大隊人馬從遠處吶喊着跑來似的。一轉眼，已經跑到面前了。在這嘈雜的聲音裏只聽見：

『吳志皋！有我嗎！吳志皋！！有我嗎？有我嗎？』

『羅鼎，有你！我的小小乖乖！——朱登雲，有你！——王倭子，有你！胡志，有你！——孟祥生，有你！——袁老頭兒，明早出水啦……』

『喂！我呢？我呢？』

『老吳，請你告訴我！』

『張子祥，明早滾蛋吧，——袁蘇，狗入的！你也滾！——王學文嗎？媽的，你早哩！』

——戚大，也有你……』

有多少人像發瘋似的狂叫了，有多少人高聲喊着別人，還有的大聲唱起軍歌，

也有人破口大罵的，各處地板蹬得通通地響。楊看守的皮鞋聽不見了，電燈似乎也亮一點了，弄堂裏馬上又噪起來，彷彿就要天翻地覆似的。梁正富抬起頭聽了一會，耳朵像被震聾了，又低下頭去。但他的心上有根繩子扣着似的，一陣緊一陣，被勒得有點痛了。

回頭看看窗外飄着的雪花，完全不知道監房裏邊的事情似的，還是那末輕輕地，軟軟地，無聲無息地洒着。梁正富的心也平靜了。把頭緊靠着牆，轉眼斜瞄着鐵窗外的燈光，燈光裏的雪花像銀屑子一般。

梁正富就這末把頭靠在牆上。

『喂！梁老頭兒！你昏了嗎！還睡覺？』

梁正富吃了一驚，趕忙堆出一臉皺紋，一邊轉頭對着門，笑道：『對不住，對不住，哪位大爺……？』

他一邊踢掉被，下床找鞋子，一邊又問道：『什麼事，大爺……？』

『媽的，死人嗎？——明早出水了，曉得嗎？』

『啊……』他好像沒聽見，跑到小洞前，洞口的人影子已經沒有了。

梁正富的胸膛裏陡的澆上一盆熱水，先是一燙，一縮；然後一鬆。全身也一陣酥麻。『唔……』他自己哼着，忽然冷起來似的，週身發抖了。

『真的……』他的身體搖搖幌幌地想着。

外邊的聲音越噪越高。

『有你……有你……救到了……救到了……』

龔喜兒的喉嚨像已經喊破了，還在叫着：『吳志皋！吳志皋！別開玩笑哇！媽的！——到底有沒有？！』

『沒有！』

龔喜兒的聲音像炸彈樣罵起來：『我操他祖宗的！我敲你媽的！我入你家十八代的！老子坐了九年還不赦？！這個賬怎麼算的？！我操你祖宗！我操死你的祖宗！』還有

脚蹬地板的聲音。

賤。」

戚大在一邊答了腔：「這是他媽媽的混賤！一天便宜也不討他媽媽的混賤！混

一陣更高的鬨叫：「啊……」

「回家嘍！他奶奶的！」

「好老子！上太湖！」

「到蕪湖，兩天……」

「明天到南京，晚上去釣魚巷！」

「阿彌陀佛！」

梁正富的頭有點昏了，在號子裏來回跑着：從這頭到了那頭，從那頭又到這頭，

急急忙忙，可不像每天走趟子了；心臟在肚裏幌幌盪盪，彷彿要跳出來。

外面突然來了一陣吆喝：『睡覺！睡覺！！』

『明早再談罷！天不早了！』

一大陣子皮鞋聲音從弄堂裏穿過，噪嚷聲逐漸低下去了。梁正富也放慢了脚步，緩緩地走來走去。這時，冷風從窗縫裏鑽進來，更覺冷些了。

皮鞋聲音還在弄堂裏這兒那兒響着，『空空，』怪沉重的。梁正富又在床邊上坐下來。

『梁老頭兒！』

梁正富馬上跳起來，『呵呵，哪位先生？哪位先生？』他跑到門口，伸頭一望，正是大胖子李主任。

『要出去了，你！』李主任笑迷迷地說：

『唉，是的，是的，主任。』梁正富又笑了——皺起一堆皺紋。

李主任的肚子抵在門上，手抓住小洞口。「你的老婆兒子該來接你了？」

「唉，是的，是的，主任。」

「你明天預備……」

李主任還沒有講下去，梁正富又隨口說出來了：「是的，是的，李主任。」

李主任看看他低着頭必恭必敬的架子，便說聲「天不早了，早點睡罷！」走到隔壁號子門口去了。

「是的，是的，李主任。」

梁正富慢慢地爬上了床鋪，仍舊連着衣裳倚在牆上，用棉被偎着腿，兩隻手抱着兩個膝頭，頭低垂着，緊靠着雙膝。

雪，還是無聲無息地洒着，可是越來越密了。

梁正富就那末坐着，靜靜地在想。

弄堂裏的噪嚷沒有了，但各號子裏還是壓扁了聲音在同別人談話。龔喜兒還

在罵東罵西，喊大也跟着噤噤咕咕。有的在向別人告別，有的托人帶口信，還有的商量着出去的路程。這里那里都敲牆打「電話」。

梁正富還是坐着想東想西。

「通通通！」東邊電話來了。

梁正富沒有介意。

「通通通！」西邊電話來了。

他還是沒有聽到。

各號子裏的聲音低下去了。但是噤噤喳喳的並不見停。梁正富還是坐在那兒沒有動過。

楊看守的皮鞋又在弄堂裏響了。「托，托，托，」到了門口。

● 犯人在號子裏和別人講話，大多敲牆傳達。

『梁正富，睡下罷！天不早啦！』

『是，是，是，』梁正富糊里糊塗地答應着，抬起頭，笑道：『睡了，先生。睡了，先生。』

楊看守去了。梁正富拉拉被頭，脚是冰冷的。把腿抱緊些，又低下頭去，靜靜地數着自己的脈搏。

不知什麼時候，又是一雙皮鞋的聲音來了。

『梁正富！』

梁正富猛抬頭，趕忙笑了：『哦，楊先生，我就睡，我就睡！』

外邊的看守笑了。『楊先生早下班了！十一點過了，睡罷！明晚要睡在這兒也不能夠了！』說着，去了。

他轉臉看看窗外，雪球子有大姆指大小了，不聲不響地落着，彷彿是假的，又彷彿是在夢中似的，盯着一陣子雪，落下地；又盯着另一陣雪。等他滿頭滿腦裏都是雪的時候，像一交跌在棉花地裏似的。他在棉花上又做起夢來了。

不曉得在什麼時候管看守又來了

『老梁！還不睡覺嗎？』

『哦！哦！』梁正富從腿上抬起頭來：『是是……？先生，我睡了！』他拉拉被頭，說：『哦！換班了，先生！』

『三點了！睡睡罷！明天還要趕路啦！』

『是的，是的。』

『你的家不是在北鄉劉鎮東哩嗎？』

『是呀，先生。』

『那有九十多里啦！——養養精神罷！』

『難爲你，先生。謝謝你，先生。』

可是看看窗外，雪花都成了團了。他彷彿看見他的家漸漸都被白雪蓋沒，只剩下一棵槐樹的樹梢了；雪還是蓋着，蓋着，末了，連樹梢也不見了。

窗外的雪像翻了麵缸似的潑着。

第二天早飯以後，玄字號監房裏正吵吵嚷嚷在鬧着，『跨跨跨！』四個主任同十個看守排隊走了進來。

『唯——啦！』

鐵門關上了，落了鎖。這像是一個口令，那幾十個號子（只除了一個號子）每一個門洞上伸出一個頭，一字兒向鐵門看齊。

『出去的快預備東西！公家衣被丟下來！』一個主任發着命令。不知哪一個叫道：『開門罷！早預備好了！』

龔喜兒伸出頭來，叫道：『主任主任！爲什麼不赦我呀！我要出去！我坐了九年了呀！我坐了九年啦！！』他的喉嚨完全破啞了。

大胖子李主任把肚子一轉，喝道：『我們不曉得，你問典獄長去！』

龔喜兒還在破鑼似的嚷着，這裏主任們挨號查着赦出去的人名，開門。可是性急的已經把小件東西從小洞口裏丟出來了。

幾個先被開出來的，立刻竄到各個號子門口，送進留下的東西，握着手，慌慌張張地談着話。號子裏邊的人漲紅了臉嚷着：『記住！記住呀！』門外的只顧點頭：『記得！記得！』開出的人更加多了，滿弄堂裏只聽得：

『信帶到呀！』『寄錢來呀！』『給我信呀！』『來接見呀！』『告訴我家里說減了三年啦！』『我還有八個月就出來啦！』

朱登雲光身人兒，招呼着幾個盜案官司的犯人：『弟兄們，出去會！』戚大咕嚕着：『不討一天便宜！』挾着一個小包裹，在各個門口溜來溜去。大個兒孟祥生見人就是肩膀上一巴掌：『伙計！出去喝酒！』袁老頭兒站在自己門口還唸着阿彌陀佛。『孩子的爹！』映着一隻眼在算蕪湖的路程。羅鼎那小子，從裏邊號子起，挨着門，見着伸出來的頭就敲一巴掌，一路嚷着：『再會！再會……再會！』就像數西瓜似的。惹

得滿弄堂裏罵着：『王八蛋小屁精！』

看守們只看着，笑着，也不『禁止講話』了。

只有龔喜兒乾着嗓子亂嚷，要出去。主任看守可都不理會他。

忽然，主任看守們都擁到二十六號門口了。

『梁正富！爲什麼還不收拾東西？』一個主任問：

梁正富正在床上，背倚着牆，手抱雙膝，低頭坐着。猛然被這聲叫喊驚醒了，便勉

強笑起來：『哦，哦，主任，主任！』

『出水啦！忘記了嗎？』李主任走進門來，說：『快換衣裳！』

梁正富滿口『是，是，是，』便從枕頭底下抽出一個包袱來。那條印着白壽字的藍包袱，還是十年前帶進來的。裏頭包着一套薄薄的棉襖褲，和一些破衫褲，破襪子，鏽針，舊線。他抬頭望望窗外，窗外的雪像生氣似的往下摔，頭頸不由的一搖。兩手解着鈕扣，却不住地發抖。李主任笑道：

『不要着急，慢慢地換罷！——看，一聽出牢，全身都歡喜得抖了！』

主任們都散開去了，外面還是吵吵嚷嚷地鬧着。梁正富一邊換上自己的舊棉襖褲，一邊望着窗外：更道裏枯草不見了，中間的一條小溝也填平了，牆頭上加了尺多高的白帽子，一隻烏鴉在上面飛繞了兩個圈兒，沒有停下，又飛去了。他收拾了破衣破褲，又拾起筷子和飯碗，想放在包袱裏，回頭看看門外過來過去的看守，又放下了。主任們嚷着：『快呀！快呀！』他從牆上拿下凍成鐵樣的黑灰手巾，塞在包袱裏。

『梁正富，』一個看守叫，『就等你一個人了！』

看守跑過去了，他看看那雙黃竹筷子和洋鉄碗，老覺捨不得，順手又放在包袱裏。這里主任又來了。

『走哇！梁正富！』

弄堂裏已經排好了隊，各人都拐着大大小小的包袱行李。主任們喊着：『看齊！看齊！』各人還是扭轉頭來同號子裏人談着話，滿臉都是紅通通的，笑歪了嘴。龔喜

兒把頭伸在小洞外邊，拼命喊着主任，頭髮披垂着，連那塊禿皮都震得發紅了。主任們笑着不理他，勉強把這隊二十多個人排齊，點清了數，嘩啦一聲拉開門，叫聲『開步走！』這一隊像叫花子一樣的隊伍就『唵嚕』一下沖出門了。只有梁正富壓在隊後，刺叭着一雙外八字腳，像一隻公鴨似的慢慢拖着。龔喜兒更加急了，用頭撞着門，大聲嚷叫起來。梁正富這時才看他一眼，他便央求着：『老梁！老梁！請你告訴我的家裏：他們偏不讓我呀！我入他祖宗的……』

『唔，唔，』梁正富點點頭，堆起一臉皺紋來，——笑了。但他還沒聽見龔喜兒說什麼。

前邊的人早走遠了，一位主任一把將他拖出鐵門來。

一出了門，像丟進冰窖裏似的，梁正富不由叫了一聲『哎呀！』可是還沒叫出聲，一陣風又把他噎住了。左手就挾緊了那小包袱，右手按住了嘴，頸項一縮，拱起背，擺開八字腳，像蛤蟆跳似的跑了幾步，這才跟上大隊的尾巴，但全身已經喘成一團。

了。大隊灣灣曲曲不曉得經過一些什麼地方，這才到了「科」裏。

一進「科」裏的門，又像進了洗澡堂子，全身都軟綿綿地酥了。科裏擺上十多張桌子，亂七八糟地撥花了梁正富的眼。幾隻大火爐，通着幾根大鐵筒子，更橫七豎八地繞了一房子。梁正富又怕得罪了上頭什麼人，就退在衆人身後，靠牆蹲下了。

在他面前的人圍成一堵牆，他什麼也看不見。便抱起一雙膝頭，聽着一些嘈嘈雜雜的問答聲音在那兒蹲着。

不曉得什麼時候，圍在前面的人都走光了，李主任喝一聲『梁正富！』一把拉過他的小包袱，丟給一個看守去了。把梁正富送到一張桌子前站住。

桌子正中坐一個穿黑短衣的先生，瘦精精的個子，白蒼蒼的臉，左手挾枝紙煙，右手翻着一本簿子。可是一句話也不說。梁正富轉臉看他的小包袱，那看守正在打

散了翻哩：黃竹筷子和洋磁碗已經摔在一邊了。

『聽見嗎？』李主任推了他一掌：『科長問你話！』

他慌慌張張轉過了臉，皺起一臉皺紋來：『哦，哦，哦』再看那科長，正端起一杯碧綠的熱茶在呷着，又不見他開口了。

半晌，科長的嘴唇動一動，他問了一聲：『呀？』

李主任吼了一聲：『姓什麼？』

他『哦』了半天，才笑道：『梁——梁正富。——他們都喊我叫梁老頭兒。我是

民國——』

『不要嚙！』李主任喝住他。

末了，李主任把住他的手打了十個手指印。科長這才大喝一聲：『去吧！』丟了煙頭子，拍拍衣裳，站起身，要走了。李主任伸手正去拉他，他却雙膝一軟，『通』的一聲跪在地下了。

科長跳後一步，叫起來：『什麼？』

一屋子裏人都站起來了，幾十付眼睛盯住他。他勉強皺起臉來，嚙嚙着：『請……請老爺……開開恩……』

科長又大大方方地坐下來，滿不高興地喝道：『站起來，有話好說！——什麼事？』

梁正富還是跪在地上：『請老爺開恩……』

科長板住臉：『站起來！』

李主任用腳踢踢他：『起來！民國世界不作興跪的！』

他什麼也沒有聽見，只是扒在地下磕頭：『老爺！開恩！老爺！開恩！』

科長叫他講。他跪在地下哆哆嗦嗦：『老爺，老爺，小的是好人……小的家裏老婆

兒子……幾年不來了……也不曉得死……活……房子也不曉得……家……九

十里路……可憐沒有一個錢……請老爺開恩……賞幾個……』

『什麼？』科長睜大了眼。

『賞……』他的臉皮一皺：『賞幾個錢……』

『哦……』科長歎口氣，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在嘴裏咕嚕兩聲，站起身，向痰盂裏吐了。然後披起大衣。吩咐李主任：『叫他出去！這裏沒有這種規矩！個個要賞幾個錢，我還沒有那樣家私！』一轉身，『各各各！』大踏步出去了。

梁正富才抹了從痰盂裏濺到臉上的水，科長已經出了門了。李主任拖他走，『科長走了！』

他還跪着。『科長老爺走了，我也不走！』只要賞我幾個錢，能看見家，就死也算了！九十里路……大雪天……什麼也沒有……一兩滴眼淚滾出眶子來。

李主任有點生氣了：『科長走了，還有什麼用！走走！』他動手去拉，梁正富死也不起來，再拉，可就扒在地下哭了。

科裏的先生們一個個溜走了，只剩了幾個小書記還在抄寫着什麼。李主任又

喊了幾個看守來拖，梁正富還是喊着『老爺！開恩！』

『走不走？』李主任翻大了眼，手插在腰裏，問：

『主任！主任！救救命啦！我怎樣走呀？……九十里路！……老婆兒子又不曉得！』

……

『拖出去！』

什麼辦法也沒用，他還是哭着。有一位書記看不下去了，掏出兩毛錢來丟給他。另外兩個也各人掏出兩毛。李主任拾起六毛錢，塞在他手裏。

『去罷！這是三位師爺賞的！快走！快走！』

梁正富拭拭眼睛，把六毛錢看了半天，眼淚直往下流，撲下地又給三位書記磕了頭。『謝謝老爺！謝謝老爺！……』一邊去收拾那翻了一地的包袱，——可是碗筷被拿去了。

『滾吧！没人要你的頭！』李主任把他連推帶搯地弄出了科裏，向大門外送。

『哎呀！』梁正富打了一個寒噤，渾身又抖了起來。

李主任同三個看守，可不管他三七二十一，一直送到大門外，說聲：『去吧！找你的死人老婆兒子去吧！』順手就是一掌，推出去了。

梁正富一個跟跄沒跌倒，衝了丈多遠站住了。迎面雪花兒直望頸項頸子裏鑽，縮着頭偷眼一望，三面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飛落的雪像一付簾子遮斷了他的眼，什麼也看不見，彷彿是裹在霧裏，也彷彿包在一張白紙裏，不知哪兒是路。哪兒是什麼。一陣風來，從他週身皮膚上狠狠刮了一刀，一身都僵透了。回頭看看大門，大門高得像座城，兩扇門像隻血盆大嘴，兩個擋着刺刀的衛兵像兩根狼牙，在一左一右地磨着。他更加害怕起來，轉身對着雪盯了一眼，嘴裏喃喃着：『好，去罷！』

他縮着頸項，挾緊小包袱，擺開八字腳，『嚓！』向雪地裏走去了。

雪。漫天漫地的雪。前而一片荒野，看不出一點雜色。地邊子跟天邊子混了界，眼

一迷糊，就像在當前拉起一張白帳子似的。連正在落着的雪也看不見了。左手一條大路，兩行落了葉子的槐樹，像撐天的柱子，緊抵住茫茫一片的天空。路上有好些人的脚印，但又被落下的雪蓋上了，深深淺淺，像生了一臉的麻子。路的盡頭，有一點黑影，像是人又像是狗，輕輕地移動着。梁正富朝四周看了又看，沒奈何地向這條大路上走了。

挾着小包袱，緊緊縮着頭，全身覺不出一點熱氣，只是拖起僵硬的腿一步一步向前挪。也不看見落的雪，——它從白的天空睡到白的地上。也不覺得風，——它不住地在臉皮上刮着，就沒有個停。脚踏在雪地上，『噤！噤！』脚板心像沒落地似的。他的心也是那末懸着，緊緊吊在半空裏。

風愈來愈猛，雪花兒只是釘住他的身子打迴旋。他透不過氣，便站定了。可是停了一停，再拖腿，腿也像釘在地上，拖不動了。他歎口氣，想朝地下坐，腿又硬得屈不下來。

向四邊看看，沒有一個人影兒。路盡頭的一點黑影又不見了。連喊也沒勁兒喊似的，逼着氣。又拚命拖起腿來向前挪。

忽然一塊黑影子撞到他眼上來。像找到肉骨頭的餓狗似的，一鼓氣奔過去。走近點，才看清楚那是一座拱背橋的橋洞。橋底下又不見一點水，有些地方還露出秋天枯了的黃草。梁正富也來不及爬下去，腿一軟，便從雪上滑到乾水溝裏了。橋洞有兩丈多寬，裏面風小，沒雪，真是天堂一樣啊！梁正富一歪屁股，在橋洞裏坐倒了。

一坐下來，腿可不是他的了，麻木得站都站不起。更別說走了。梁正富看看洞的這頭，一個大盤子似的白的天；那頭，也是一個盤子似的白的天。他歎了口氣。

雪花從洞的西頭吹到東頭去了。沒有一點人聲，他也爬不起來，便抱起膝頭坐着，在想：『家啊……九十里……』

又過了多少時候，雪花還是飄着。橋上還是沒有一點人聲，他也還是爬不起來，仍抱起膝頭坐着，在想：『老婆孩子呢……七八年了啊……七八年……七八年……』

天黑下來了，雪還是落着。什麼聲音也沒有了。他更癱得不能動。抱着膝頭只是歎氣：『……到哪兒去呢？……到哪兒去呢！……』

夜來了，他凍得縮做一團。他除長長地歎氣之外，沒有一絲兒動作，也不覺得磕睡。

等到東邊洞口再現出微光的時候，梁正富連氣也不歎了。一雙鈍眼只巴望着天快亮。天亮了，看外邊的雪還沒有停，又發見自己身上也敷滿雪花了。他撐撐腿，覺得勉強可以站起。便又爬出洞口來。

爬上了橋頭，他看着四周圍的雪，忽然想起十多年前被大水淹沒掉的田野了。『他們哪兒去了呢？……家呢？』

雪像巨浪一樣波動了，小汪塘邊一棵大槐樹下的兩間草房沈下去了。他的腿不由一軟，便走下了橋向昨天走來的路重新走回去。

費盡了力氣，又回到張着血盆大口的鐵門底下來了。兩個衛兵還是兩隻狼牙

似的左右磨着。可是梁正富却像看見老家似的撲了過去。

『老總！老總！我要進去！我要進去！』他跪在兩個衛兵面前。

『什麼？』一個年青的衛兵看看他，笑了。『你發瘋嗎？！』

『我是裏邊出來的！我要進去呀！』他只是伏在地下哭，鬍子都拖在雪上了。

年老的一個衛兵仔細看看他，想一想，對那年青的撇撇嘴：『喂！送進去，好歹沒

咱們事。』

跟着那小伙子衛兵，梁正富又走進科裏來了。在門口，衛兵突然站住。科長老爺

正在裏面生着氣，罵人：『你們這些東西真不安份！要是赦到你，還不放出去嗎？』上頭

說你的「黑牢」坐的太長，××處都沒有算上賬，我們怎能放？不在裏面安份守己，

却去尋死覓活。這有什麼用？好好的在裏面等，我到時候總會放你去罷！』

只見一個看守引着龔喜兒從科裏面走出來了。頭腦瓜上碰得一片血污，頭髮

披亂着，連那塊禿皮都露了出來。一看見梁正富，對他死死的盯了一眼，想要說什麼

似的。梁正富走進一步，正要招呼他，後面的守衛兵一掌把他推進門去：『提堂了！進去！』

到了科長的桌子跟前，梁正富通的又跪下了。『老爺開恩！』

科長又是一驚。衛兵拍的一個立正，把事情報告了。科長便站起身，按一按鈴。李主任領了三個看守進來。衛兵出去了。科長向李主任說：『把他弄出去！』

梁正富哇啦一聲叫起來了：『我不走啦！我還要進來呀！老爺！』

『胡說！』科長板住臉：『這是什麼地方？自己要出去的休想出去；要進來也休想進來——我們沒有那種規矩！』

『我沒有法活呀，老爺！還是讓小的死在這兒算了罷！頂到死，也不願意出去了！……我沒有家，……我沒有老婆兒子，……我什麼地方也不能去呀，老爺！……』

『推出去！』科長吩咐一句，走了。

李主任披着嘴走了過來：『梁老頭兒，你真會玩兒啲！昨天騙去六毛錢不夠，怎

麼，還想進來嗎？識相一點，走罷，免得我動手！」

梁正富趕忙打衣袋裏掏出昨天那六毛錢，遞給李主任：「主任，主任，請還把諸位老爺罷，小的情願死在這里了！」

「呸！」李主任不理他，只顧把他向外拖。「哪位老爺要你還那個錢，快滾罷！滾罷！」

「不呀！我不要這六毛錢呀！我要進去住呀！」他同一個小孩子似的哭着，撒賴。把六毛錢向地下丟去。

李主任吩咐着看守把他拾起來，自己拾了那六毛錢，跟在後面向門外送。

「我不走呀！還要進去呀……」梁正富被幾個看守抬着，一邊還是這末叫。

一直弄到天快晚了，李主任和三個看守才把他弄出了大門。這時天上的雲彩黑沉沉地望地下壓，風雪更大了。李主任叫看守把梁正富拾到大路邊上，望地上一摔，然後和看守們就退到大門口屋檐下來了，遠遠的看着他的動靜：起初，動也不動。

地躺在雪地上，半晌，慢慢爬起來，回頭向大門看看，向四邊看看，又向落着雪的天空看看，便瞎了眼似的，擺着八字腳，一步一步地向着那蓋着一張白毯子的無邊的荒野闖過去了。可是沒多幾步，便跌倒在雪裏。半晌，再爬起來，又向前走，就像一個鬼影似的，看着看着小了下去。漸漸小到只剩一個黑點子了。忽然，一下又倒下去——可是這一下再也不見起來了。天空裏大雪更狂暴地飛舞着，一瞬眼，連那黑點子也被白雪蓋沒。暮色更加深沉了。

李主任這才喘口氣，掂掂衣袋裏的六毛錢，想道：『再也不會爬起來了！』



封底